



渭南文集

陸稼書集

二

和  
92  
2





渭南文集卷第六

山陰陸游務觀著

啓

謝解啓

門八和6  
號92  
卷2

倦遊場屋分已歸耕首置賢書出於過聽得非其分榮不  
 益情伏念恭行已迂踈稟資窮薄生逢聖代豈願老於漁  
 樵性嗜古文了不通於世俗因息西為息憂為辛壑之  
 謀比遊都城適睹明詔復踴躍而自獻信習氣之難除內  
 負初心外慙舊友然而廢放已久盡忘科舉之章程得失  
 既輕頗有山林之氣象譬之進昌歌於玉食陳侏儒於燕



朝方以怪而見取故雖樸而不廢恭惟<sup>某</sup>官行爲世表經  
爲人師早學長安識子雲之竒字晚遊吳會得中郎之異  
書心術正而無邪文章簡而有法憤彫蟲之積弊疑草野  
之可收遂致庸虛輒先豪俊自知不稱敢辭同進之爭名  
所懼流言竊謂主司之好異其爲愧悚實倍尋常

賀台州曾直閣啓

恭睿寵辭使節移鎮便藩上待老成惟恐弗當其意士聞  
靜退自消競進之心凡有識知誰不驩喜恭惟<sup>某</sup>官淵乎  
似道清而有容古學名家鬱爲諸儒之領袖高文擅世坐  
遠兩漢之風流早踐清華屢當要劇民依愷悌之政吏畏

道德之威不言而令已行寡欲而人自化好直無矯枉之  
過爲善無近名之嫌歷考平生追配古人而奚愧中更裕  
吏益知儒者之有功比由直館之宴間起奉外臺之委新  
翔而後集汎然敢辭<sup>某</sup>房避三萬戶之封曼容至六百石  
而去當宁爲之太息舉朝仰其高風故擇名邦示優耆德  
然而公議所屬久安實難第恐賜環之來弗容坐席之暖  
<sup>某</sup>早嘗問道晚益受知春服方成悵久違於師範郡齋猶  
冷莫深衛於生經

賀會祕監啓

恭審趣登文陛進冠蘭臺簡冊光華孰謂太平之無象薦



八南文集 卷之六  
紳歎息共欣大老之來歸誠爲中外之榮觀非復門闌之  
私慶竊嘗聞諸耆舊管在 祖 宗朝有道德魁偉之臣  
士鄙刑名功利之學政術既斥夫卑陋國勢自極於尊安  
豈惟右文飾治之方是亦折衝消萌之要至於主盟儒道  
典領書林必求名勝之宗尤極清華之選不圖近歲頓異  
前規老吏亦驚茲豈膏梁之地遺編何罪至遭鋒鏑之腥  
廷範之汗清流歌奴之心非時望較之於此誠何足言天未  
墜於斯文上眷求於舊德恭惟 某 官文貴乎道氣合於神  
學稽古以知天心集虛而應物舊聞入洛之盛事疑於古  
人追數過江之諸賢屹然獨在雖身居湖海之遠而名

覆載之間友化人而遊帝居顧肯復求於外物登太山而  
小天下蓋嘗俯陋於諸儒昨者法官決事之初起於琳館  
燕居之際力歸使節自乞守符觀其勇退於急流真若無  
意於斯世迫功名之不救凜風節之愈高姑復領袖館閣  
之遊行卽几杖廟堂之上 某 自惟幸會最辱知憐識度關  
之雲距今十載從浴沂之樂終後諸生孤蹤愈遠於師門  
精意空馳於夢想

賀謝提舉啓

伏審顯膺帝制猷擁使華雖輿論歎然謂未究大賢之蘊  
然用人如此誰不知公道之行恭惟 某 官躬直獨簡貴之



資蘊篤實誠明之學早並遊於洛下晚獨步於江東談笑  
而獨立風采聞於天下勞烈簡於上心自去清班久安真  
館付功名於昨夢若無意然顧富貴之迫人恐不免耳迨  
法官之決事付便郡以優賢曾未踰年已聞報政入膺三  
按之寵出臨千里之畿明詔始傳吾黨相慶以謂名流之  
施設當有前輩之規羣班超之策平平陽城之考下下至  
於俗吏乃求奇功所願一洗簿書之塵庶幾少稱臺閣之  
望此自明公之所及豈須賤子之具陳冒瀆之深慚惶無  
措

賀禮部會侍郎啓

恭審顯奉制書進司邦禮所養既厚萬鍾亦何足言衆望  
所歸九遷猶以爲縉惟是老成之用式昭至治之符凡有  
識知誰不驩喜竊若六官之制本皆三代之餘惟宗伯之  
清華極近臣之遴選誠使此地常得其人則朝廷日尊自  
弭未形之患論議守正亦折群邪之萌一昨多艱寢忘大  
體刑名錢穀獨號劇曹文物典常僅同虛器蓋道由時而  
升降官以人而重輕苟凡材非據於其間則舊章何恃而  
不廢孰謂斯文之幸復聞公議之伸恭惟某官直哉惟清  
淵乎似道心至虛而善應名弗求而愈高紬繹六經推明



上世之絕學度越兩漢追配先秦之古文早並遊於洛中  
晚獨步於江左人誦其德家有其書使少貶於諸公已亟  
升於華貫顧久幽而彌厲凜自信之不回上屢興見晚之  
嗟公猶懷勇退之志勉收功業於無復意之後起踐富貴  
於不得已之餘黃髮皤然德容穆若昔者慶曆之盛側席  
而致衆賢元祐之初加璧而聘諸老今茲盛事可謂無慙  
然猶漸進於省中未足大慰於天下竊謂德齒之貴宜登  
師保之崇入則几杖三雍之間出則卷繡百工之上使勳  
賞歛衽畏楊綰之清朝野洗心化毛公之儉紀話言於竹  
帛肖形像於丹青垂之無窮然後爲稱某頃陶善誘嘗辱

異知雖僭勢於王公大人非迂愚之敢及惟侍坐於先生  
長者尙夢寐之不忘逃聞綸緋之傳獨隕門闌之慶仰懷  
曩遇不勝下情

賀辛給事啓

恭審光奉制書就升鉅鎮用人惟已上方詢事而考言知  
我其天公豈枉尋而直尺世不容而何病道有命而後行  
雖殿藩猶屈於經綸然親擢益知於眷注縉紳頌歎道路  
驩欣伏聞先王相我後人上天爲生賢佐若將大任之降  
將啓非常之元故必雍容回翔以養其康濟之才排擯斥  
踈以積夫邇遐之望遺之險難以勵其志待之耆老以全



其能周公居東歸相成王之善治謝傳高卧晚爲江表之  
宗臣勲名卒至於偉然物理殆非於偶爾恭惟<sub>某</sub>官氣守  
剛大性資方嚴其在朝廷有金玉王度之益其位獄牧有  
股肱帝室之勞指朋黨於蔽蒙膠漆之時發姦蠹於潛伏  
機牙之始庭叱義府面折公孫可否一語而不移利害十  
年而後驗人服其識家誦其言皓首來朝方共推於宿望  
丹心自信寧少貶於諸公洗鄙夫患失之風增善類敢言  
之氣俯仰無愧進退兩高不可誣者忠邪之情不可揜者  
是非之實出守未幾見思已深惟是謀帥之難孰先舊德  
之舉然而方政機之虛席宜召節之在途開慰斯民始自  
今日<sub>某</sub>迂愚不肖窮薄多竒雖道德初心之已非猶節義  
大閑之可勉側聞休命深激懦衷輒忘奏記之狂益出執  
鞭之慕仰祇閱量曲貸嚴誅

答福州察推啓

識面卜隣固常懷於鄙志杜門掃軌殊未接於英游於此  
相逢慨然永歎恭惟<sub>某</sub>官城南舊望江左名流高韻照人  
清言絕俗過眼不再真讀五車之書落筆可驚倒流三峽  
之水豈有如公之人物猶令隨牒於海邦政心驛召之行  
弗容席暖之久<sub>某</sub>奔馳斗粟流落二年久親柱後之惠文  
高束牀頭之周易政須名理之語一洗簿書之塵。



賀何正言除左司諫啓

恭聞親詔登用大賢以白首魁偉之臣膺明時諫諍之任  
善類相慶公道遂行竊以逆指犯顏人疑於長難而君子  
謂之易盛朝治世衆安於無事而識者以爲憂然非身居  
獻替之官與夫素著中外之望雖抱此識何自而言邈乎  
太平之難逢考之前史而可見以正人遺聖主實惟祖  
宗敷佑之心而公議在朝廷豈非廟社無疆之福恭惟某  
官心潛百聖學貫群經老成之風師表一世直養之氣充  
塞兩儀立朝寬大而持平論事雍容而守正虛舟觸物此  
自信其無心怒髮衝冠彼安知夫有體居多聖政之助始

明儒者之功非獨誠僞不可以欺要之忠邪久而自判上  
眷旣厚人望又歸遂當登四輔之聯豈久置七人之列  
頃以樸學嘗預諸生雖在泥塗猶是門闌之舊物竟無名  
第亦竊場屋之虛聲敢俟明公勲業之成勉繼與人歌頌  
之作不足爲報姑盡此心

賀湯丞相啓

恭審顯膺典冊進冠公台廷告未終縉紳相慶郵傳所及  
夷夏歸心煥君臣嘉會之逢侈廟社無疆之福恭惟某官  
民之先覺國之宗臣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天下之動  
至誠貫日歷萬變而志意愈堅屹立如山決大事而喜愠



不見 昨力辭重任之降屈居次輔之聯三年有成九功  
惟叙方當詔今之誕布孰測謀謨之所從凡有大政事之  
慰斯民咸曰右丞相之告于上雖家置一喙以頌德士予  
千金而示恩竊揆其情未至於此蓋廟堂之寄代天而理  
物帷幄之筭經遠而折衝平居用小大之材欲其披肝膽  
以自盡一旦付疆場之事欲其捐性命而不辭自非有以  
素服衆心則將誰與共濟大業晉文側席於子玉回紇下  
拜於汾陽王商以忠蹇立朝則單于不敢仰視平津以嬖  
嬰充位則淮南謂若發蒙自昔論世之盛衰莫如置相之  
當否譬猶震風凌雨之動地長屋愈安鴻流巨浸之稽天  
方舟獨濟人望所屬國體自尊今者大明弼亮之勲正庶  
辯章之任守文致理將見隆古極治之時應變制宜必有  
仁人無敵之勇

聖主以此屬元輔學者以此望真儒行或使之天所命也  
某猥以孤遠辱在記憐如其少道衣食之憂猶能頌中興  
之盛德必也途老江湖之外亦自號太平之幸民窮達皆  
出於恩私生死不忘於報稱

除刪定官謝丞相啓

收置鈞陶固已愈於素望責功鈐槩仍俾効其寸長神觀  
頓還塵埃一洗欲叙丹衷之感不知危涕之橫伏念某獨



學寡聞倦遊不遂瀾翻記誦愧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  
彫蟲而自笑低回久矣感歎悽然使有一人之見知亦勝  
終身之不遇然而稟資至薄與世寡諧在鄉閭則里胥亭  
長之所叱訶仕州縣則書佐鈐下之所蹈藉聲名湮晦衣  
食空無方所向而輒窮已分甘於永棄侵尋末路邂逅殊  
私招之於衆人鄙遠之餘擊之於半世浮沉之後既賞音  
於一旦又誦句於諸公豈料前史之美談乃獲此身之親  
見茲益伏遇某官斯民先覺吾道宗師大學誠明上下同  
流於天地至仁博博遠近一視於華夷和氣行禮樂之闕  
治道出政刑之外惟公故無所不取惟大故無所不容訖

令頑鈍之資亦預甄收之數重念某家世儒學非有旂常  
鍾鼎之勲交友漁樵又無金張許史之助特緣薄技獲齒  
諸生形顧影以知歸口語心而誓報死而後已天實臨之

謝內翰啓

來自遠方驟參要局知其愛閑而多病故爲滄俗吏之塵  
勇於悼屈而哀窮故使汗清流之未繫禁近吹噓之過蒙  
廟堂選拔之優俯仰以思愧懼交至伏念某讀書有限識  
字不多歲月供簿領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窮難已甚狂  
不自懲性本懦辱輒忘希於骨鯁仕由資蔭乃深惡於膏  
梁坐此湮阨而莫收未忍依違而少貶比遊輦轂久困氛



埃望見車騎之雍容傳誦文章之闕麗不勝慕鄉求備使  
 令門墻纔許其一登聲價已增於十倍夫富貴外物惟事  
 賢可謂至榮父子雖親然相知猶或不盡會足踈遠至孤  
 之迹又無瓌奇可喜之能不自省其何繇乃遽叨於斯遇  
 非常之幸從古罕聞此蓋伏遇其官自明而誠養氣以直  
 行著四方之防範文專一代之統盟勤於教人務傳聖師  
 之道廣於求士用報睿主之知豈謂孤生亦蒙至意稱於  
 天下曰知己誰復間然雖使古人而復生未易當此惟誓  
 堅於名節庶不辱於恩私

謝諫議啓

來自遠方驟參要局因書生鈇槩之業使效尺寸之長脫  
 俗吏簿領之煩曲從踈野之性儻非恩舊每賜揄揚自顧  
 缺然何以得此伏念其讀書有限識字不多歲月供道路  
 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窮雖已甚狂不自懲材本懦庸輒  
 妄希於骨鯁仕由資蔭乃深嫉於膏梁眾惡所叢孤生餘  
 幾自頃並遊於場屋亦嘗辱過於宗師徒竊虛聲莫疇真  
 賞一斥遂其於蹭蹬殘年絕望於騫騰此在常情所宜顯  
 棄豈謂弁容之度未移宿昔之私既許瞻君子盛德之容  
 淵乎似道又使知大人接物之際歡然有恩訖致庸虛誤  
 蒙甄錄此蓋伏遇其官養氣以直自誠而明大學中庸發



揮千歲之旨生民清廟主盟一代之文吾道由此而復傳  
善人有恃而不恐施及區區之舊物不忘眷眷之深情求  
粗稱於門墻惟益堅於名節死而後已天實臨之

渭南文集卷第七

山陰陸游務觀著

啓

謝曾侍郎啓

結綬彈冠既過尋常之望懷鈞抱槩獲輸尺寸之長永言  
那冀之恩忽焉涕淚之集伏念<sup>某</sup>讀書有限與世無緣吟  
梁甫於草廬倒天吳於短褐借助於金張許史既家世之  
不爲從事於米鹽簿書又生平之未學一昨奔馳薄官流  
落殊方土風頓異於中州宿疾遽侵於壯歲食有鼃蚶之  
異醫無鍼石之良凜然懷性命之憂不暇計饑寒之迫毀



車殺馬逝從此以徑歸賣劍買牛分餘生之永已豈謂始  
終之不棄俯憐緩急之誰投出泥塗而濯清風披泉扃而  
起白骨稱於天下曰知己顧豈在於他門雖使古人而復  
生亦難勝於此賜茲蓋伏遇某官盡心知性惟道集虛氣  
塞天地之間辭編詩書之策授業解惑務廣先師之傳揚  
善進賢用爲聖主之報廣則或至於楚趙則不責其全是  
致庸虛亦汗題品然而仰觀明公之勇退每蹈前哲之難  
能超軼絕塵優游卒歲雖賢愚之甚遠顧師慕之敢忘誓  
當力戒它岐益堅素守禍福有命豈其或置於胷中名節  
儻全是則不屑於門下終期末路可復斯言

刪定官供職謝啓

拔茅以征冒處清流之末及瓜而往曾無累月之淹恩重  
如山感深至骨伏以刑措不用邈矣成康之隆法家者流  
肆于秦漢之際以吏爲師而先王之澤熄以律爲畫而聖  
人之道微是以鄙夫深文而不知還儒者高談而靡適用  
惟我 國家之制克全古今之宜置局而總以弼臣拔材  
而列之官屬必有遠關盛衰之法以授有司故非深達體  
要之人不預此選豈容惜甚亦在數中茲蓋伏遇某官學  
極誠明才全經緯道樞善應萬變不外於吾心仁風遠翔  
庶物悉陶於和氣矜憐隊緒收拾遺材致茲流落之餘被



此生成之賜其敢不討尋廢志激勵懦庸念彼三尺法安  
出哉要必通於古誼否則一獄吏所決耳尚奚取諸生冀  
收毫髮之勞庶逃俯仰之愧

賀黃樞密啓

恭審顯膺制書進貳樞府威望之重宗社所憑天其相  
理之圖日以冀中興之治竊以朝廷之政屬在帷幄之臣  
方無事之時雍容坐談則夫人而皆可應一旦之變酬酢  
曲當非有道者不能歷觀昔人蓋鮮全美王導之襟量而  
學不至德裕之術畧而器未優故晉卒安於江東唐莫追  
於正觀有志之士太息於斯恭惟某官心正意誠任重道

遠躬卓行於苟且自恕之俗推絕學於散缺不全之經凜  
然一家之言發乎千載之闕加之博極墳史得興亡治亂  
之由綜練典章識沿革始終之際氣足以懾姦慝明足以  
察忽微其在掖垣惟公議是達其侍經幄惟王道是陳果  
由師錫之同入總本兵之寄然而方時多故爲計實難夷  
狄鴟張肆猖狂不遜之語邊障狼顧懷震擾弗寧之心東  
有淮江之衝西有楚蜀之塞降附踵至人心雖歸而強弱  
尚殊踴躍請行士氣雖揚而勝負未決堅壁休境則曷尉  
后來之望闢國復土則又有兵連之虞竊惟明公素已處  
此其頃聯官屬獲侍燕居每妄發其顛愚輒誤蒙於許可



雖較食竊憂於謀夏而荷戈莫効於防秋敢誓糜捐以待  
驅策

除編修謝丞相啓

揆才無似得祿已優不知何取於  
聖時顧使輒塵於清  
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  
學術空疎文詞朴拙頃遊  
某  
場屋未能絕出於原夫久返山林但欲追酬於款乃至於  
手編簡冊身綴鸛鸞豈惟忘魏闕之心固已息邯鄲之夢  
敢圖一旦輒越稠人與聞  
國典之權輿猥備樞廷之掾  
史此蓋伏遇某官斯民先覺盛世元臣亮天以格物之誠  
化俗用修身之道雖江海至廣固無待於細流念燕雀燕  
容亦何傷於大厦致茲久困遂得少通然而  
某  
天賦甚窮  
自量尤審層臺起於累土雖深知獎拔之心浮屠成於合  
尖冀終遂透愚之分敢忘惕勵用對陶成

謝賜出身啓

明廷錫對晨趨甲帳之嚴親札疏恩暮拜丙科之寵感深  
涕隕媿極汗流竊以  
國家取士之方固非一路學者進  
身之始又惡多岐故  
某  
祖宗非私於俊造之科而公卿  
罕出於選舉之外至膺特詔尤號異人頌詩足以配絃歌  
則梅堯臣出於皇祐文章足以垂竹帛則王安國起於熙  
寧或友朋借譽而不以為私或兄弟當塗而莫之或議厥



絲至當故可無慙如某者才樸拙而無竒學迂踈而寡要  
自悲薄命久擯名場敢謂一朝遂叨賜第門外之袍立鵠  
恍記少時詔中之字如鴉猶疑夢事茲益伏惟某官股肱  
王室領袖儒林以謂設一日之羅蓋非得爵之道至於售  
千金之骨抑明市駿之心寧借妄庸以風四方不忍拘攣  
而廢一士某敢不討尋舊學企慕前修儒者之弊勞而無  
功誓少求於實效 聖君所行即是故事將時得於遺材  
敢仰賀公道之興非獨叙私情之謝

答人賀賜第啓

比對明廷猥塵特舉兩章控避莫回天地之恩一紙來臨

復拜友朋之賜未知稱塞積有慙惶伏念某才本迂踈識  
尤淺暗頃遊場屋首犯貴權既憎糠播之偶前復惡瓦樞  
之輒巧訟劉蕢之下第空辱公言與李賀而爭名幾成竒  
禍敢期末路復齒清流晨趨甲帳之嚴暮拜丙科之寵此  
蓋伏遇某官學窮游夏文婉卿雲槐花黃而並遊每記帝  
城之舊荔子丹而共醉未忘閩嶺之歡特假溢言俾膺異  
選千名記佛雖叨學者之光榮一日看花寧復少年之意  
氣但懷感佩未易敷陳

賀張都督啓

恭審誕膺册書首冠樞府運籌決帷幄之勝遂定廟謨假



鈇督中外之軍仍專閫寄傳聞所逮欣抃惟均恭惟某官  
降命應期自天生德許國本事親之孝化民用克已之仁  
早除聖神偏居將相書虞淵取日之績恍若古人詠東山  
零雨之詩適當初政屬邊烽之尚警煩幕府之親臨元黃  
之篚爭歸赤白之囊幾息果游膺於徽數用卒寃於宏規  
仰惟 列聖之恩實被中原之俗耕田鑿井舉皆涵養之  
餘寸地尺天莫匪照臨之舊豈無必取之長筭要在熟講  
而緩行顧非明公誰任斯事不惟衆人引頸以歸責固亦  
當宁虛心而仰成某獲預執鞭欣聞出綽斗以南仁傑而  
已知德望之素尊陝以東周公主之宜敷名之益大雖不

敢紀殊尤於竹帛尙或能被二三於弦歌冒瀆良深震惶無措

問候洪總領啓

借勢於王公大人夙懷志願侍坐於先生長者適有夤緣  
仰偉度之兼容撫孤蹤而知幸伏念某至愚不肖甚拙無  
能一官初迫於饑寒百慮更成於疾疢綴駕鷺會朝之列  
自傷勸鶴之摧頽望魚龍變化之塗獨類寒龜之藏縮比  
求祠廟歸掃丘墳猶出佐於近藩實大踰於素望始終徼  
倖進退慚惶恭惟某官材擅國華德推世美宗論欲議質  
諸鬼神而不疑大册高文編之詩書而無愧歷風波並起  
之險挺金石可開之誠雍容回翔而愈高康濟之資排擯



斥踈而彌積邇遐之望天將降於大任 上惟圖於舊人  
荷從橐於西清方俟論思之益擁使膺於北固猶煩道德  
之威某竊覬湏臾欽承約束快威鳳景星之覩幸孰過焉  
辱高山流水之知儻其自此

答鈴轄啓

列屬樞廷自不安於清選佐州京峴猶誤被於明恩方修  
候問之恭已拜緘騰之賜情文甚寵感愧兼深伏惟某官  
胄出山西書傳圯上綠沉金鎖雖勇畧之無前緩帶輕裘  
亦風流而自命茲膺帝眷暫總兵符遂容顛顛之餘獲廁  
遊從之末春容方麗戎幕多間冀加衛於寢興用大符於

頌禱

問候葉通判啓

列屬樞廷自不安於清選佐州京峴猶誤被於明恩敢謂  
窮途獲親耆德恭惟某官性資直諒學術淵源愷悌宜民  
固已高於治績忠誠許國會未究於遠猷行膺召節之嚴  
趣上禁途之峻雖仰觀翔翥鳳凰方覽於德輝然猶幸湏  
臾虎鼠同稱於相屬春容方麗燕寢多間冀調與止之宜  
用副傾依之素

答吳提宮啓

伏蒙講修拜禮惠示函書溫乎其容若加親粲然有文以



相接雖快景星之覩終慙明月之投伏惟某官華國英材  
通家舊好未嘗少貶於公卿勢位之地顧乃獨厚於江湖  
憔悴之人賣劍買牛念卽歸於農畝乘車載笠尚永記於  
交盟

賀葉提刑啓

伏審顯奉璽書改臨畿服坐于廟朝而施利澤雖尙鬱於  
遠猷迭以禮樂而有光華實寔隆於睿眷傳聞之始開慰  
實深恭惟某官學造官庭行尊防範閱議兩朝之望高  
文百世之師入踐掖垣有蒼藻聖謨之益出乘使傳有宣  
道王意之勞周旋百爲終始一節鳳凰之翔千仞雖瞻仰

詠歎之實同虎豹之守九關排擯斥踈而莫進竊惟大任  
之降將啓非常之元必使備歷於阻難所以終成其器業  
今者承邊鄙宿兵之後加夏秋積潦之餘疾癘相熏流邁  
未止憂軫上煩於宵旰撫摩方屬於忠賢伏聞親奉尺一  
之書下慰億兆之望坐席未暖握節遽行蓋將訪災沴之  
由施寬平之政挈之溝壑之內厝諸衽席之安老稚聚觀  
感涕相屬迨及嘉猷之告宜膺共政之求某久去門墻寢  
踈牋牘摠衣函丈每懷問道之誠負弩前驅卽下望塵之  
拜其爲欣抃未易敷陳

賀知府啓



恭審光膺中詔游昇左符協于師言出自上意允在部封  
之內舉同抃舞之情共惟某官襟量恢闊文詞卓偉飛書  
走檄名早震於華夷仗節擁旄功每書於竹帛比屬邊烽  
之靜力辭官鑰之嚴雖比關之書至于屢上然東山之志  
寧許遽從果被睿知復膺重寄仁風穆若方回比屋之春  
威望凜然先破巨姦之膽某自欣末路得附餘光不汝疵  
瑕固荷包荒之度令公喜怒敢招越分之尤惟殫惕勵之  
誠用對眷知之舊

上陳安撫啓

佐州北固麥甫及於再嘗易地南昌爪未期而先代雖千  
里困道途之役幸一官在部封之中伏念某學本小知器  
非遠用昨侵尋於薄宦偶比數於諸公除目雖頻不出自  
僚之底駭機忽發首居一網之中謂宜永放於窮閭猶得  
出丞於近郡復緣私請更冒明恩超超空凡馬之群實非  
能辦默默反屠羊之肆其又奚言僥倖非常慚惶莫諭恭  
惟某官英姿山立大度淵渟不媿於天而不忤於人卓矣  
誠身之學有考於前而有驗於後大哉致主之言顧自信  
之甚明雖不容而何病使事有指姑少試於澄清治具畢  
張要終煩於經濟某小舟已具漫刺將前雖多病懷歸徒  
費嗟枯之力然至仁逮下實寬東濕之憂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覩。雄文授贄更慙明月之暗投。  
藏去爲榮幸甚過望。伏惟某官文高藝圃行著鄉評。雖數  
竒如李廣之封。猶強飯有廉頗之志。賈勇千人之敵。策勳  
百戰之餘。豈意羈遊與觀。盛事故將軍羨。妄校尉知久鬱  
於壯圖。新天子用老舍人。宜卽膺於顯擢。其爲贊喜莫究  
占言

上二府乞宮祠啓

白首而困下吏。久安佐郡之卑。黃冠而歸故鄉。輒冀奉祠  
之樂。侍廊廟并容之度。忘江湖遠屏之蹤。敬布忱誠。仰干  
造化。伏念某讀書有限。與世無緣。歲月供簿領之勞。衣食  
奪山林之志。拊心自悼。顧影知慚。儻少適於饑寒。誓未掇  
於閑散。頃以牽聯而少進。惕然恐懼而弗寧。亟辭振鷺之  
廷。徑返屠羊之肆。優游食足。敢陳楚些之窮。衰疾土思。但  
抱越吟之苦。伏望某官因材授任。與物爲春。察其愚無所  
能。乏細木侏儒之用。哀其窮不自活。捐太倉紅腐之餘。特  
假閑官。使安晚節。棄竇憲如狐雛。死鼠寧足矜憐。譬杜牧  
以白骨遊魂。少加恤養。某謹當收身末路。沒齒窮山。玩仙  
聖之微言。樂唐虞之盛化。杜門掃軌。固莫望於功名。却粒  
茹芝。冀粗成於道術。雖無以報。猶不辱知。

賀吏部陳侍郎啓



恭審顯膺帝睠進貳天官成命甫行群情交慶若用人每  
皆如此則公論寧復間然竊以自管撫運而有邦孰不好  
賢而願治然賢能之進常齟齬而不合治安之會亦稀闊  
而難遭京房事漢則見謂小忠孔子去魯則自以微罪有  
志之士太息於斯方今 主上嗣無疆之慶基仄有爲之  
遠略思求人傑俾代天工當饋歎無蕭曹共傳斯訓耻君  
不及堯舜今得其人采四海之公言寘六卿之要地將期  
共政以責奮庸恭惟某官道大而氣剛才全而業鉅方登  
臺閣則已挺然稱輔相之器及試獄牧則又卓爾著藩垣  
之勞福及京師名震天下使能少貶久已趣還顧乃周旋

四鎮之間淹歷五年之久積排擯斥踈而莫置殆艱難險  
阻之備更道之將興理不輕畀豈惟論思獻納陳萬世之  
策遂將經綸康濟致三代之隆某早出門牆晚依幕府誨  
言在耳盛德銘心駕下澤之車難以安於微分磨浯溪之  
石尚擬頌於中興其本宜無夫公事錄又觀前而效之

賀莆陽陳右相啓

恭審廷颺太號位冠群公識者咨嗟益信道行之有命聞  
而興起共知天定之勝人某嘗因故老之言竊考 昭陵  
之治乾坤大度固蕪容而罔間日月之照實無隱而弗臨  
小人雖有幸進而善類常多詖論亦或抵巇而公議終勝



故士氣婁折而復振邦朋既久而自消諤諤昌言天下誦  
道輔仲淹之直魏魏成績史臣書韓琦富弼之賢固嘗端  
拜於遺風豈意親逢於盛旦恭惟某官名蓋當代材高古  
人瑰偉之器足以遺大而振艱精微之學足以任重而道  
遠方孤論折群邪之銳蓋一身爲衆正之宗狗國忘家惟  
天知我論去草者絕其本宜無失於事機及驅龍而放之  
道果不動於聲氣卓矣回天之力孰曰拔山之難積此茂  
勛降時大任豈獨明公視嘉祐之良弼初無間然亦惟  
聖主享其仁祖之治功殆其自此某孤遠一介違離累年  
登李膺之舟恍如昨夢遊公孫之閣尚覩茲時敢誓糜捐

以待驅策

謝王宣撫啓

杜門自屏誤膺物色之求開府有嚴更辱招延之指銜恩  
剗骨流涕交頤伏念某獨學寡聞倦遊不遂瀾翻誦說愧  
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頃預朋來之列適  
逢聖作之辰玉音親錫於儒科奎翰特嘉於樸學曾未乾  
於詔墨已亟遠於周行病骨支離遭塗顛沛駑馬空思於  
十駕沉舟坐閱於千帆方所向而輒窮已分耳於永棄侵  
尋末路邂逅賞音招之於衆人鄙遠之餘挈之於半世竒  
窮之後夫富貴外物維事賢可謂至榮父子雖親然相知



猶或不盡曾是疏遠至孤之迹又無環寄喜之能不知何  
由坐竊殊遇稱於天下曰知已誰或間然雖使古人而復  
生未易當此此蓋伏遇某官民之先覺國之宗臣精義探  
繫表之微英辭鼓海內之動至誠貫日踐危機而志意愈  
堅屹立如山決大事而喜愠不見雖裴相請行於淮右然  
蕭公宜在於關中姑訖外庸卽登魁柄凡一時之薦寵極  
多士之光華豈謂迂踈亦加采錄某敢不急裝俟命碎首  
爲期運筆颯颯而草軍書才雖盡矣特被刺刺而語婢子  
心亦鄙之尚力著於微勞庶少伸於壯志

通判夔州謝政府啓

貧不自支食粥已踰於數月幸非望及彈冠忽佐於名州  
孰知罪戾之餘猶在憫憐之數銜恩曷報撫已知慙伏念  
其少也畸人長而獨學好莊周齊物之說樂以忘憂讀嵇  
康養生之篇慨然有志秉心不固涉世寢深兒女忽其滿  
前黎藿至於併日屢求吏隱冀代躬耕亦嘗辱記其姓名  
固欲稍畀之衣食費元化密移之力不知幾何悼孤生一  
飽之艱迺至如此卒叨薄祿實謂殊私此蓋伏遇某官黼  
黻帝猷權衡國論開公孫之東閣共欣多士之彙征解晏  
子之左駟不忍一夫之獨巖召來和氣力致隆平惟是魚  
復之故城雖號烏蠻之絕塞乃如別駕實類閑官况惇惇



方起於徒中宜凜凜過虞於意外固弗敢視馬曹而不問亦每當占紙尾而謹書豈有功勞能自表見念管並遊於英俊頗嘗抒思於文辭既嗟氣力之甚卑復恨見聞之不廣今將窮江湖萬里之險歷吳楚舊都之雄山巔水涯極詭異之觀廢宮故墟吊興廢之迹動心忍性庶幾或進於毫分娛憂紆悲亦嘗勉見於言語儻粗傳於後世猶少答於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洪丞相啓

薄技効官曾是青袍之朝士明恩起廢更爲朱綬之山人雖莫與於鴻鈞猶竊陶於盛化敢脩尺牘敬布寸心伏念

某

承學孤生輟耕漫仕頃輸勞於鈇慙嘗厠迹於紳綬再

歲京華每有鳧鴈少多之歎一時士類或爲草木臭味之

同因遭衆口之鑠金孰信淡交之如水訖由寬貸得遂退

藏幸未抵於投荒乃復汚於除吏茲蓋伏遇某官應期隆

命同德格天以淵源之學潤色皇猷以直大之氣折衝世

變彝鼎方書於偉績濤瀾忽起於畏塗際嘉會之風雲將

開平治畀凶人於豺虎亟正讒誣乃顧近藩暫勞卧護鋤

稷競勸流逋已見於四歸弦誦相聞風俗殆期於一變俯

念編氓之賤嘗居部吏之間假之餘光使不終廢而某自

安隱約久困沉緜和堯民擊壤之歌徒欣末路刺唐士齊



天之頌尚俟他時

上王宣撫啓

薄命遭回阻並遊於簪履丹誠精確猶結戀於門牆敢辭  
蹈萬死於不測之途所冀明寸心於受知之地伏念某稟  
資凡陋承學空踈雖肝膽輪因常慕管賢之大節迺齒牙  
零落猶爲天下窮人撫劍悲歌臨書浩歎每感歲時之易  
失不知涕泗之橫流昨屬元臣暫臨西鄙獲厠油幕衆賢  
之後實輕玉關萬里之行奮厲欲前駑馬方思於十駕羈  
窮未憇沉舟又閱於千帆傷弱植之易搖悼鴻鈞之難報  
心危欲折髮白無餘如輸勞効命之有期顧隕首冗冒而

何憾茲從剡曲來次夔關雖未覘於光躔已少紆於志願

此蓋伏遇某

其

官應期降命生德自天噐宇魁閎鍾太行黃

河溫厚之氣文章鉅麗有慶曆嘉祐太平之風取人不棄  
於小材論事每全於大體念茲虛薄奚足矜憐然遭遇異  
知業已被展前之薦使走趨遠郡豈不爲門下之羞儻回  
曩管之恩俾叨分寸之進窮子見父可量悲喜之懷白骨  
成人盡出生全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晁運使啓

救火後  
發舉狀

事出權宜弗及先言而後救恩加慰藉乃煩並蓄而兼收  
甫定驚魂已橫感涕伏念某灰心賤士焦尾餘生學纔比



於聚螢智莫階於束緼偶緣羈官獲託餘光別駕治中已  
 負曠瘵之責祝融回祿更慙備禦之疎方炎官熱屬之鼎  
 來實杯水輿薪之弗救煙埃蔽日綆缶交塗鬱攸遽駭於  
 黔廬倉卒僅知於顧府焦頭爛額本資衆力之同露益暴  
 衣至屈使華之重惟當治罪寧可論功此蓋伏遇某官造  
 道精深宅心誠敬曲記熒熒之迹特收赫赫之威憐巢燕  
 之幾焚脫池魚於必死弗用玉璫方勤人事之脩等與牛  
 車俾離火宅之怖某敢不仰思難稱俯愧無勞深念客言  
 更謹徙薪之戒廣儲水器常如濡膜之時過此以還未知  
 所措

謝夔路監司列薦啓

意象纍然揣分自安於下吏寵光異甚文章遽上於公車  
 莫測何由但知難稱伏念某久嬰贅病見謂散材偶從諸  
 老先生之遊粗得前言往行之略可咨今事少年誤竊於  
 虛名歷洗陳言晚節方慚於大學一來楚峽再閱王春惟  
 體重於藩方故職均於曹掾占名惟謹幸逃有蟹之嘲竊  
 祿甚微屢起無魚之嘆豈期僉論驟及狐蹤遂令枯槁之  
 餘漸有敷榮之望此蓋伏遇某官器函魁磊議極崇竑雖  
 持秋霜夏日之嚴每廓滄海洪河之量大呼相和或容辭  
 吏之狂重聽何傷曲恕聳丞之老雖深知其無用亦並采



而不遺其敢不強恕求仁質直好義庶幾夙夜或免小人  
之歸猶有鬼神尚圖國士之報

答薛叅議啓

伏審光奉制書來參戎幙山川信美久嗟人物之寂寥車  
騎甚都一從吏民之瞻視極知趣召之在邇猶幸小留而  
後來恭惟其官器度清真風規高亮驥行千里騰驤本結  
於主知虎拒九關排斥遂收於朝蹟惟是雄豪之氣寓於  
鉅麗之文南弔沉湘西賡諭蜀顧卧龍之遺蹟有化鶴之  
故碑雖左官共歎於滯淹然絕景政煩於彈壓其久踈塵  
尾之誨喜聞鷓首之來聯遠遊之詩固莫追於大手續郊  
居之賦猶小異於庸人

答衛司戶啓

彈冠巫峽早欽三語之賢揆拖蜀江首拜尺書之寵情文  
兩厚感忤兼深伏惟其官自立脩名蚤收上第千人所見  
共推高明練達之才一座盡傾行接醞藉雍容之論豈獨  
有光於吾黨固將增重於此州至於痛懲文法之踈一振  
庶隅之壞非俗吏所爲也微君子其能乎願疾其驅用諧  
所冀

與何蜀州啓

漂流萬里可知已老之頭顱贊貳一城復得本來之面目



將就脂車之後敢稽削牘之恭伏念<sup>某</sup>小智自私大惑莫  
解自收朝蹟久困宦遊冒別駕治中者三州假軍諮祭酒  
者數月老驥伏櫪雖未歇於壯心逆風撐船終不離於舊  
處忘栖栖之可笑復挈挈以此來共維<sup>某</sup>官曠度清真高  
標峻潔體道自得有見於參倚之間受氣至剛不移於毀  
譽之際顧公言之允穆知追詔之方行敢意窮途猥塵上  
佐然<sup>某</sup>比緣多病深願少閑歲計之有餘當守平生之素  
志治行其無事更歸長者之餘風

答交代楊通判啓

瓜戍及期幸仁賢之爲代萍蹤無定悵候問之未遑敢謂  
勞謙特先榮翰伏惟<sup>某</sup>官淵乎似道直哉惟清風致雖高  
不廢應酬於衆務文詞甚麗要皆原本於六經所宜問律  
於黃扉青瑣之間何至涉筆於赤甲白鹽之下卽聞號召  
遂陟清華<sup>某</sup>猥以陳人偶叨未契道途迫遽僅能占報於  
記曹舟艣軻我弗獲往迎於市暨歸依之素敷叙奚殫

與趙都大啓

游被臺移攝陪幕辯方剡草而俟報輒懷檄以徑前迫於  
竒窮作此頑鈍冒世俗之所憫笑賴門下以爲依歸伏念<sup>某</sup>  
下愚無知大惑不解罪宜永斥朝蹟者十年身困遠遊  
車轍幾環於萬里比官巴峽旋客塞垣歲月不知其再周



形影相顧而自悼支離病骨無毀而亦消羈旅危寃雖招而未返念惻惻之安往復挈挈以此來豈忘慚羞實恃矜惻老馬已耳於伏櫪敢望長途窮瘁方切於投林况依茂蔭斯蓋伏遇<sup>某</sup>官資函英達學蘊淵源早奮奇謀蓋處囊而立見晚更劇任真游刃以無前寶儲直中禁之嚴玉節寄西陲之重曲憐狂簡自致漂流每假借於餘談為經營其一飽致茲小憇盡出大恩<sup>某</sup>敢不痛洗昨非姑休疲後招陵笠澤雖賒故國之歸期錦江草堂聊竊老師之補處

渭南文集卷第八

渭南文集卷第九

山陰陸游務觀著

啓

與成都張閣學啓

薄遊萬里最為天下之窮攝守一官猥與幕中之辯將携孥而就食敢削牘以告行伏念<sup>某</sup>下愚難移大惑莫解光陰晼晚已逾不惑之年簿領沉迷猶在無聞之地嗟征途之可厭捨舊館而疇依為晏平仲執鞭既云素願就謝仁祖乞食寧復自疑茲承行省之移遣備大藩之屬雖剡章之未報輒懷檄以徑前冒行世俗之譏訶實恃門闈之知



獎老馬已耳於伏櫪敢望長途窮猿方切於投林况依茂  
蔭恭惟某官學函經濟洞極誠明秉心無邪不媿於俯仰  
之際體道自得有見於參倚之間學倡諸儒惠加多士雖  
困窮之自取亦提挈而不遺照隱察微每能得之濠上哀  
窮悼屈幾若推之溝中施及孤生亦叨異顧某敢不暫休  
疲後痛洗昨非陪蓮幕之英遊雖知遲暮居草堂之補處  
尚切光華

答勾簡州啓

近被臺移來陪幕辯以海內孤寒之迹假天涯獨冷之官  
但虞譏訶誰肯慰藉忽奉華牋之况豈勝末路之榮伏念

某性資冥頑問學衰廢晉落殊方者累歲竒窮舉世而一  
人雖夢寐思歸類澤國春生之鴈而巾篋無定如雲堂日  
過之僧比叨闔屬之招實過野人之分方剡章而待報忽  
奉檄以徑前久矣捲遊幸茲小憇此蓋伏遇某官風猷凝  
粹志節清真念倏倏浪迹之安歸假疊疊餘談而見助遂  
容萍梗暫息道途惟此意之甚恩實衰俗之創見而某自  
侵晚景久歇壯心理剡曲之歸舟方從此日卜浣花之絕  
境敢倣先賢

與蜀州同官啓

去國十年飽作江湖之夢佐州萬里又寬溝壑之憂伏惟



其官材術清通風猷凝粹雖小試尚淹於遠業而盛名已著於僉言俯念孤蹤方厄黃揚之特詒妙翰俾生枯枿之春靖言流落之餘曷副

吹噓之

意感慚交集敷叙奚輝

與李運使啓

伏審抗章力請優詔曲從雖暫勞諭蜀之行然益見回天之力恭惟<sup>其</sup>官致知格物學道愛人親承西洛之正傳獨殿中朝之諸老至於盤礴遊戲之翰墨嬉笑怒罵之文章過黃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復見飛騰捷路耻煩狗監之吹

噓散落遐荒寧付鷄林之鑑裁比下九天之號召已傾四海之觀瞻不俟駕行命義雖存於大戒可以理奪忠孝果得而兩全方帥閩之猶虛以計司而無蒞仰惟臺省清華之宿望加以山林高逸之雅懷一琴一龜預想鈴齋之靜三熏三沐尚陪藥市之遊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鄭宣府啓

伏審顯膺大號出董成師自陝以西咸舞歌於德化從天而下即震疊於威靈豈惟翰海玉關馳奏捷之音將見博士議郎上策勳之典士心閭懌國勢莫安竊以當今秦蜀之權重無與比中原祖宗之地久猶未歸既天定而勝人



清獻文集 卷之九  
宜王明之受福非得太行黃河山川所鍾之傑誰復慶曆  
嘉祐華夏太平之基先王克相後人上帝爲生賢佐雖遠  
猷辰告暫違帳殿之深嚴然大臣暑行式慰轅門之僎望  
復河關其自此知龜筮之悉從恭惟<sub>某</sub>官氣壓群公才周  
萬務識若著龜之先見論如山嶽之不搖湖海襟懷正在  
大床之獨卧廟堂風采未妨一壑之初心茲輟近司來恢  
遠略弼臣同德何難運帷幄之籌真儒爲邦寧止學俎豆  
之事已慶登壇而授鉞遙觀推轂而出師先天下而深憂  
方遠同於文正卽軍中而大拜豈專羨於熙寧<sub>某</sub>流落無  
歸棲遲可歎青衫去國十載于茲白首佐州一人而已顧  
尚賒於委骨猶復覲於伸眉仰跋光躔雖阻服弓刀之役  
鋪張勲業或能助金石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葉樞密啓

恭審顯膺明詔進貳鴻樞道大材全固視功名爲餘事任  
隆位重蓋倚精神之折衝衆志交孚太平可冀伏聞今昔  
有不移之形勢華夷有一定之土疆故彼不可越燕薊而  
南侵猶我不能跨遼碣而北守堯舜尚無冠帶百蠻之理  
天地豈忍羶腥諸夏之區又况以本朝積累而當荒陋崛  
起之小夷以陛下神武而討衰弱僅存之孱虜重以軍民  
之憤切加之廟柘之威靈當一震於雷霆宜坐消於氛祲



夫何玩寇久使逋誅九聖故都視同棄屣兩河近地進若  
登天莫宣方叔之壯猷更類棘門之兒戲坐禪民力孰奮  
士心上方撫髀而喟然公宜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負沈  
雄邁往之略躬英發絕人之姿撫卷慷慨夙有四方之大  
志立朝開濟晚收九牧之重名果副簡求肆當柄任以元  
龍湖海之氣參子房帷幄之籌北斗以南一人誰其倫擬  
長安之西萬里行矣清夷某識面莫先託身最早側聽延  
登之渥自悲淪落之餘雖意氣推藏非復雕鶚離風塵之  
望然饑寒蹙迫猶懷駑馬戀棧豆之思敢敬布於微誠覬  
少回於曩睠

除制司參議官謝趙都大啓

初都壘之左符已逾素望備賓僚之右席復玷明恩雖可  
知已老之頭顱猶幸得本來之面目伏念某下愚不肖至  
拙無能陪蓬嶠之後塵最爲薄命省桃源之昨夢恍若前  
身泛然不繫之舟莫知稅駕之地豈圖末路更污除書蓋  
將問道質疑求備老瞍之役豈獨劈牋染翰預膺嚴武之  
詩樂哉斯行幸甚過望茲益伏遇某官學窺聖域望冠時  
髦根於高明用以忠恕執詩書之正印司翰墨之衆盟富  
貴不驕有偉周宗之百世誠明自得屢班漢詔之六條方  
當仕有九遷之榮何難身兼數器之地施及萍蓬之孤迹



亦叨俎豆於群英但不稱之是虞豈辱知之敢望已遵臺  
檄卽發山城紀文饒戎幕之談當從茲日窺逸少蘭亭之  
帖或在暮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 賀葉相啓

恭審誕告大廷延登真相永惟夷夏戴宋之舊思見太平  
時則 祖 宗在天之靈爲生賢佐海內幸甚國勢歸然

某少從史氏之遊粗習星官之說去歲之杪垂象有開太  
微紫垣忽一新於景氣神州赤縣將寢復於提封曾未閱  
時遽聞休命昭哉天人精祲之際見於君臣會遇之初恭  
惟某官鍾河嶽英靈之姿應乾坤開泰之運器由魁顧論

極崇欲萬卷讀書盡是經綸之蘊十年遇主獨高康濟之  
功比遙并絡之歸式贊斗樞之重俄進陪於大政果首建  
於求圖股肱良哉恥君不及堯舜期月可也致治庶幾成  
康方將脩未央長樂之故宮築馬邑鴈門之絕塞興植禮  
樂於疆什之後整齊法制於搶攘之餘威憺殊隣玉輦受  
涓橋之謁治借邃古金泥增岱嶽之封然後遨遊謝傳之  
東山偃息蕭何之甲第委成功而不處享眉壽於無窮某  
遠寄殊方久孤隆眷驥老伏櫪知難効命於馳驅狐歛首  
丘但擬祈哀於造化

### 賀龔參政啓



恭審光膺明詔進貳政機爲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用人  
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驩喜一意某聞公論未嘗  
盡廢常恐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於國事  
誠使元臣大老守紀綱而不紊近習外戚保富貴而有終  
政一出於廟堂權弗移於貴倖豈獨坐消於外侮固將馴  
致於太平孰成伊尹格天之功其在孟子敬王之學恭惟  
某官材負超軼器局恢闔造道深故能泛應而不窮進身  
正故敢盡言而無諱建九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已收効於  
立談開衆正之路塞群枉之門曾不勞於變色薦紳相賀  
史冊有光然而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  
之責艱哉克終某十年獨荷於異知萬里敢虛於忠告輒  
因尺牘罄寫寸誠未死殊方或見丕天之偉績猶期末路  
終爲盛世之幸民

答交代陳大丞啓

撫銅人而歎息方感舊遊拾竹馬之棄遺偶叨新命曾馳  
書之未暇愧飛翰之鼎來恭惟某官鴻漸賢關鳳儀朝著  
傑作紀永和之會邈矣風流清言繼正始之音超然名勝  
初叱乘輅之馭已勤側席之思峻陟容臺寢階清禁某自  
憐末路獲踵後塵君遣使而有光華卽載驅於原野匠誨  
人而以規矩尚竊望於門牆



與錢運使啓

奔走九年僅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傳之華踰分  
已多置慚無所伏念某稟資甚陋賦命多艱跌宕文辭本  
是書生之常態蹉跎名宦獨爲天下之畸人比由西蜀之  
歸獲俟東華之對進趣梗野占奏空踈謂擯斥之是宜豈  
超逾之敢望此蓋伏遇某官道參聖域學擅經邪愛惜人  
材每陰借之餘論維持公道尤深憫於窮途致此妄庸亦  
叨臨遣某服膺已久擁篲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方日親  
於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少述於萬分

答南劔守林少卿啓

北解邊城猥叨使傳顧惇惇之寡助宜挈挈而亟行揣分  
已踰置慚靡所伏念某百罹薄命九折窮途跌蕩文辭已  
困諸生之小技沉迷簿領又無俗吏之能聲乃者來歸頽  
然遲暮進趨梗野占奏空踈宜居擯斥之科敢辱光華之  
命茲蓋伏遇某官道該聖蘊學擅經邪獨倡諸儒躬伊尹  
天民之先覺興憐末路念正元朝士之無多致此妄庸亦  
叨臨遣某方圖馳問已辱詒書墨妙筆精雖喜窺於近製  
頭童齒豁更自感於殘年

與建寧蘇給事啓

奔走九年近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傳之華忝冒



過優慚惶莫喻伏念某多竒薄命子立孤生小智自私守  
 紙上區區之糟粕大惑不解蹈人間淘淘之風波比由隴  
 蜀之歸獲奉宣溫之對樸學不足以恭承清問蕪辭不足  
 以罄寫丹衷謂擯斥之是宜何超踰之敢望此蓋伏遇某  
 官材高而善下道峻而兼容哀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  
 紹興之朝士久矣無多曲偕餘光少伸末路某逃違燕語  
 喜望封大匠之規矩可師方亟趨於函丈小夫之竿牘  
 自見姑少述於萬分

與本路郡守啓

此辰辰綸躡乘使傳方懼誤恩之及敢勤流問之先伏念

某潦倒寒生沉迷薄宦曲江禁柳早旅食於京華東閣官  
 梅晚狂吟於蜀道偶然不死復此來歸豈期憔悴之餘亦  
 玷光華之選此蓋伏遇某官天資甚茂朝望素高俯憐蓬  
 梗之孤蹤每偕齒牙之餘論遂令留落忽有超逾某馳擔  
 云初登門尚阻川途悠邈敢辭叱馭之行風度清真先想  
 凝香之地

福建謝史丞相啓

大鈞播物萬化悉付之無心小已便私一官或從於所欲  
 可謂難遭之會空懷莫報之恩伏念某早出門蘭嘗塵班  
 綴士於知己寧無管鮑之情人之多言誣為牛李之黨既



逡巡而自引因委棄而莫收晚參戎幙之遊始被邊州之  
 寄知者希則我貴矣何嫌流俗之見排加之罪其無詞乎  
 至以虛名而被劾甫周歲律復畀守符曾未縮於印章已  
 遽膺於號召行能亡取資望尚輕便朝纔畢於對揚使指  
 遂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兩朝元老千載真儒以道德  
 性命訓迪人材以禮義庶恥維持國勢哀窮悼屈如伐木  
 故舊之不遺懷答感今異積薪後來之居上遂容辱瑣猶  
 被甄收某敢不歛散視豐凶之宜阜通去農末之病觀近  
 臣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知非俗吏之所能為或粗施於  
 素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渭南文集卷第九終

渭南文集卷第十

山陰陸游務觀著

啓

上趙參政啓

造于王廷既盡除於宿負試以使事復躡被於明恩豈惟  
 寬溝壑之憂遂亦有桑榆之望大鈞難報末路知榮伏念  
某固陋不通迂踈寡合雖抱宿道鄉方之志了無赴工趨  
 事之能迨從幕府之遊始被邊州之寄方漂流於萬里望  
 飽煖於一麾豈圖下石之交更起鑠金之謗素無實用以  
 為頽放則不敢辭橫得虛名雖曰僥倖而非其罪甫周歲



律再昇守符曾未縮於印章已遽膺於號召遂以羈旅入朝之始首預光華遣使之行此蓋伏遇某官造德精微宅心忠厚念錦里十年之卜築已是蜀人憐萍蹤萬里之來歸特捐漢節亦然遲暮被此恩榮某敢不斂散視豐凶之宜阜通去農末之病觀近臣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知非俗吏之所能爲或粗施於素學過此以往未不知所裁

上安撫沈樞密啓

造于王廷旣盡除於宿負試以使事復躡被於明恩豈惟寬溝壑之憂遂亦有桑榆之望漸汗爲之浹背感涕至於交頤伏念某固陋不通迂踈寡合雖抱宿道鄉方之志了無赴工趨事之能自屏迹於寬閑已頽心於榮進徒中起廢方蒙棘道之除望外召還忽奉燕朝之對然而進趨梗野論奏空踈徒叨三接之榮莫陳一得之慮猶名責實所宜伏司敗之誅含垢匿瑕特俾玷外臺之寄茲蓋伏遇某官望隆而善下道峻而兼容哀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紹興之朝士久矣無多曲借餘光少伸末路某敢不求民疾苦絕吏並緣斂散視時益倉箱之積阜通助國庶無農末之傷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泉州陳尚書啓

恭審顯奉璽書起臨藩府廟堂虛位固宜大老之遂歸嶽



清南文集 卷之七  
牧得人聊見太平之有象恭惟<sup>其</sup>官道參聖域德貫民彝  
下視諸公負元龍湖海之豪氣獨尊九牧擅諸葛宇宙之  
大名風雲自際於明時金石靡渝於素履超然去國之久  
綽有高世之風雖力避寵名亟欲急流而勇退顧眷求舊  
德未容袖手而旁觀姑暫起名邦卽延登於政路<sup>其</sup>久遠  
德宇喜聽除音承顏接辭恍不殊於曩日質疑問道尚自  
慰於窮途

答建寧陳通判啓

伏審顯膺新渥出貳潛藩逃聞旌旆之臨宜有神明之相  
伏惟<sup>其</sup>官風規高秀德宇粹夷含英咀華早預蓬萊道山  
之選飛英騰茂暫爲治中別駕之行雖澹然克守於家風  
顧籍甚難淹於國器卽聞追詔遂陟顯途<sup>其</sup>託契至深開  
緘竊喜自憐下客久孤國士之知猶冀殘年及見郎君之  
貴

答漳州石通判啓

伏審被命佐州消辰視印士心甚翫謂歛經濟以惠小邦  
天意孰知蓋儲名望而須大用伏惟<sup>其</sup>官好是正直擇乎  
中庸崇論欲言挺松栢貫四時之操高文大冊擅江河流  
萬古之名謂宜凌厲以橫翔乃復逡巡而小却使爲治中  
乃展驥耳雖暫試於外庸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當亟還於



近列其未遑馳問先辱寄聲登竈而請比鄰歎高懷之莫測烹魚而得尺素藏妙語以爲榮

江西到任謝史丞相啓

詣行在所方承命以叱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本宜使之省循乃更增其僥倖伏念其性資鄙陋學問荒唐雖慕長者之餘風豈聞君子之大道早親亟吏偶竊緒餘曾未免於鄉人乃見待以國士知憐覆護殆塵沙曠劫之難逢頽墮摧藏無絲髮微勞之上報昨者甫還吳會即使歐閩超躡既多便安猶極徒以久違於公袞悵然願事於師門山川間之日月逝矣方坐馳於夢想忽祇奉於詔追深惟幸會之非常但懼奔馳之弗及夫何奇蹇更累生成方讎怨造言投鼠不思於忌器乃保全極力舍牛寧廢於豐鍾此蓋伏遇其官備量包荒深仁篤舊念招之來而麾之去若匪近於人情謂舍其短而取其長猶可勝於官使故推餘潤以及枯芟而其筋力疲於往來疾恙成於憂畏質疑問道自憐卒業之何時訟過戴息尙冀收身於末路

謝趙丞相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叱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仰戴公朝之寬大重爲遠更之光華伏念其拳曲散材螻牙未



學衣食不繼自竄變楚之邦齒髮衰倦遊隴蜀之境惟  
習氣未忘於筆硯每苦心益力於文詞藏之名山本欲粗  
傳於後世待以國士豈期親遇於鉅公記憶不忘詔除屢  
下雖復顛隳於薄命要爲比數於明時而况乃皇華臨遣  
之榮易江表清間之處優游甚適僥倖難名此蓋伏遇某  
官誕保民彞堅持國是致君密勿備治具之必張望古慨  
慷憫道術之將裂務廣人文之化仰扶主斷之明念此窮  
途爲之擇地更令破萬卷之讀或可成一家之言某敢不  
開益藿聞激昂懦意稍竊簿書之暇日試求學問之新功  
樽櫨侏儒儻未捐於大匠雕蟲篆刻尚少進於故時庶仰  
答於聖知亦粗酬於鈞播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王樞使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此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詞  
甚寵地望加優伏念某奉曲散材遭回末路浪遊山澤不  
知歲月之屢遷篤好文辭自是書生之一癖斐然妄作本  
以自娛流傳偶至於中都覽賞遂塵於一夜旣閱期年之  
久兩膺召節之頒雖改命於半途尚乘輶於名部始終僥  
倖進退光榮茲蓋伏遇某官謨明弼諧任重道遠以國士  
待我卓爲特達之知於古人求之每極吹噓之論詔除屢  
下器使不遺雖云薄命之顛隳要是公朝之記省某敢不



窮薄書之暇日求學問之新功樞樞侏儒儻未捐於大匠  
雕蟲篆刻尚少進於曩時庶仰答於上恩亦粗酬於鈞播  
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 謝錢參政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比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詞  
甚寵地望加優伏念<sup>某</sup>少苦賤貧長更憂患名場蹭蹬幾  
白首以無成宦海漂流願青衫而自笑不圖遠戍乃誤明  
恩一麾在巴蜀之間萬里促宣溫之對清光咫尺睿慮再  
三畧有資格之常備奉使詢謀之選方虞官謗又辱詔  
追半道遣行雖歎棲遲之薄命頻年記錄要爲比數於公  
朝茲蓋伏遇<sup>某</sup>官培植衆材主張公論憐其跋前疐後始  
令全進退之宜謂其尺短寸長或可責馳驅之效曲加枚  
拭俾竊便安<sup>某</sup>謹當增所不能修其可願侵尋遲暮雖嗟  
已失於東隅激勵衰疲尙未及先於朝露

### 謝侍從啓

祈天請命冀循省於叢祠便道之官復驅馳於近甸始終  
僥倖俯仰兢慚伏念<sup>某</sup>鄙朴不材荒唐寡學生逢盛際無  
尺寸之可稱久戍遠方乞斗升而自活昨蒙臨遣已極超  
逾但虞薄祐之難勝曾復異恩之敢望未溫坐席遽辱賜  
環初疑誤報者再三俄乃真承於尺一文詞吏事何者粗



堪物論人情居然不允非賴密加於覆護固難終迨於顛  
隋茲蓋伏遇<sup>某</sup>官義薄九天量容百董念器盈則覆推轂  
無所復施然令出懷行反汗豈其得已遂容末路獲忝優  
除雖愧招麾之頻亦驚弔賀之速而<sup>某</sup>昨緣奔走積困沉  
綿顧影獨悲豈久堪於從宦服勤不怠尚少贖於空餐

謝臺諫啓

祈天請命異循省於窮間便道之官復馳驅於近甸始終  
僥倖俯仰兢慚伏念<sup>某</sup>鄙朴不材荒唐寡學生逢盛際無  
尺寸之可稱久戍遠方賴斗升而自活昨蒙臨遣已劇超  
越但虞薄祐之難勝寧復異恩之敢望未溫坐席遽辱賜  
<sup>某</sup>初疑誤報於姓名俄乃真承於詔命人才吏事何者粗  
堪自計旁觀居然不允敢謂并包之廣大更令進退之從  
容此蓋伏遇<sup>某</sup>官山立英資海涵偉量盡言劇論雖震聳  
於朝端用恕持平每保全於士類遂容末路獲忝優除俯  
伏以思論報何所而<sup>某</sup>昨緣奔走積困沉綿顧影獨悲豈  
久堪於從宦服勤不怠尚少贖於空餐

與本路監司啓

詣行在所方奉詔以此歸駕使者車復改轆而西上稍息  
道途之役獲全溝壑之身揣分已踰置慚靡所伏念<sup>某</sup>頽  
然遲暮久矣漂流戍隴十年形容盡瘁還吳萬里交舊半



空騎馬而聽朝雞已冥心於昨夢賣刀而買耕犢將掃軌  
於窮閭敢謂頻年屢膺嚴召既衆知其不可亦自揆之甚  
明所期獨往於山林乃得本來之面目此蓋伏遇某官英  
姿王立大度海涵愛惜人材每陰借之餘論維持公道充  
深憫於窮途施及妄庸未忘記省某登門繼舊擁篲有期  
大匠之規矩可師即趨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致萬分

答本路郡守啓

末路賜環本出聖知之舊半途畀節尚承寵命之新揣分  
實踰置慚靡所伏念某易搖弱植無用散材轍環天下而  
老子行寧非薄命舟近神仙而引之去殆有宿緣方力丐  
於退藏乃更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指南公議推轂時  
麾顧雖流落之餘亦在揄揚之末某方勤馳傳未卜登門  
頌詠之私敷宣罔既

答寄居官啓

賜環半道易節回轅去閩中瘴癘之區得江表清閑之地  
優游甚適僥倖難名此蓋某官義重嗑枯情深推轂每假  
揄揚之助俾叨臨遣之榮黃撫幹晏  
僉判云老夫耄矣而無能寧  
有澄清之效君子居之而何陋尚陪明理之餘范提  
幹云尺素  
驚傳喜論交之未替一樽相屬悵道舊之何由陳僉  
判云汨沒  
簿書敢冀澄清之効從容談笑尚爲衰晚之光



賀葛正言啓

恭審徂直北扉方演出綸之命拾遺西省遂輸補袞之忠  
上虛佇於嘉言士共歸於碩望恭惟<sub>某</sub>官英辭擅世偉識  
絕人諸老先生聞名而願交學士大夫望風而知敬讎書  
群王之府視草承明之廷比傳夜對之從容屢動天顏之  
忻懌主聖臣直共知千載之逢言聽諫行獨任七人之責  
木從繩而必正石投水以奚難<sub>某</sub>屬以乘輅叨陪賀屢比  
年十漸必盡告於吾君一旦九遷將孰先於門下其爲拊  
躍罔罄敷陳

賀周叅政啓

恭審顯奉廷揚進陪國論號令渙焉可述乃專討論潤色  
之功疇咨若時登庸遂處輔弼疑丞之位國有隆儒之盛  
士知稽古之榮伏以典謨實列於六經臣主難逢於千載  
高文大冊或託之不得其人老師宿儒有死而莫見於世  
維時鴻碩之彥早冠清華之途成功告于神明大業刻之  
金石發德音下明詔大哉王言建顯位施尊名震于方外  
一變猥釀枝駢之體復還雄深灑噩之風縉紳竊誦而得  
師夷狄傳觀而動色顧於昭代可謂殊勲雖箕頰之志屢  
陳然莘渭之求焉往恭惟<sub>某</sub>官任重而宏毅謨明而弼諧  
以窮深測遠之才坐酬衆務以極高蟠厚之氣陰折遐衝



渭南文集 卷之十  
至於擅世之英辭本皆全德之餘事僅少施於二已見謂  
於崇欲豈容卷懷經濟之圖遂欲袖手寬閑之地公母因  
我初誦留行之言上誠知人亟下延 登之命然易簡者  
聖君之眷難居者天下之名方仰對於寵光願益思於挹  
損茂迪謙尊之告永爲善類之依

賀謝樞密啓

恭審顯膺出綽進貳本兵蠻夷奪氣而息謀朝野動容而  
相慶恭惟<sup>某</sup>官英猷經遠敏識造微秉心如金石之堅論  
事若權衡之審主知千載際聖世之風雲言責二年極人  
才之涇渭士恃公平而不恐上嘉孤直之無朋遂由常伯  
之聯進貳中樞之任較一時之同進得喪孰多付四海之  
僉言忠邪自見固將力回薄俗盡建明謨網漏吞舟亦太  
平之寬大雲興膚寸澤庶物之蕉枯豈惟康濟於茲時固  
足儀刑於後世<sup>某</sup>早迂記省晚荷甄收雖知薄命之多奇  
猶復誦言而不置使駑馬妄思於十駕而沉舟未羨於千  
帆求之古人可謂曠世難逢之會報以國士敢忘終身自  
勵之心



渭南文集卷第十一

山陰陸游務觀著

啓

賀禮部鄭侍郎啓

恭審筆橐陞華資論思於禁路絲綸出令蕪潤色於皇猷  
 共知儒術之益尊孰謂太平之無象恭惟其官好是正直  
 擇乎中庸大冊高文固已寫之琬琰崇言弘議皆可質於  
 鬼神殆將與日月而爭光奚止當雷霆而獨立惟上聖克  
 勤於總攬察群臣各盡於才能謂其代予言既久煩於鴻  
 碩求能典朕禮宜無易於老成况以南省之要司仍寓西



垣之舊直惟時異數實冠清途然而文關國之盛衰官以  
人而輕重顛俊尊上帝豈止在玉帛鍾鼓之間歛福錫庶  
民其必有典謨訓誥之盛視古無愧非公而誰所冀復如  
三代禮樂大備之時抑亦追還兩漢文辭爾雅之體顧雖  
老矣尚及見之

答撫州發解進士啓

士論推賢方恨定交之晚鄉書擢秀遽勤授贊之恭恭惟  
其官與學海涵英姿玉立山川信美生大儒名世之邦絃  
誦相聞陶 聖主右文之化將鵬搏於宦海姑鴻漸於名  
場其偶此乘輶遂叨勸駕宸廷射策豈惟慶榜帖之馳

室雖書尚及見雲霄之舉

解魁云籍甚聞名方恨定交之晚衰然擢秀遽勤授贊之恭

賀施中書啓

伏審蓬壺清閔早冠群仙之遊詞掖高華旋觀一佛之出  
得人之盛吾道有光恭惟其官秉德醇明宅心夷粹高文  
大冊非復騷人墨客感寓之詞崇論欲言盡得宗廟朝廷  
嚴重之體久矣絕世而獨立固難袖手而旁觀况今 聖  
政之新方建太平之業推明天子惻怛愛民之指開慰海  
內奔奔鄉化之心德意達於四夷號令嫺乎三代清議所  
屬匪公而誰且甘泉均號於從臣而西省獨稱於政本國  
僑潤色雖槩取儒學之長山甫將明必稱通天下之務正



官名者蓋已百祀稱職業者九有幾人憂乎其難理若有待動心駭目自茲觀大手筆之傳削牘濡毫又當慶真學士之拜

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啓

年運而往益知涉世之艱職思其憂獨幸侍祠之樂惓惓微志懇懇自陳伏念<sup>某</sup>擁腫九材聲牙曲學既無甚高論足以譁世豈有它繆巧用以致身隨牒半生問津萬里雖誓圖微報不勝狗馬之心而俯迫頽齡已罹霜露之疾壯志纍然而欲盡殘骸悴爾以難支拉朽摧枯競爲排陷窮悼屈孰借聲光敢圖廊廟之尊未棄門闈之舊曲憚不

逮力請無他至於跌宕之文辱在褒稱之域二百年無此作矣固難稱愜於獎知萬戶侯豈足道哉私亦激昂於棄懦然而揣數竒之薄命懼徒費於鴻鈞與其度越群材留朱雲於東閣曷若稍捐薄祿置陶令於北窻伏望<sup>某</sup>官仁鳳翔及物之恩赫日照覆盆之陋念前跋胡而後寔尾惟當自屏於江湖方上昭天而下漏泉忍使獨擠於溝壑假以毫端之潤寵其林下之歸<sup>某</sup>謹當刻骨戴恩剗心慕道誦丹臺之藥笈少尉素懷拜玉局之冰銜用華晚景

知嚴州謝王丞相啓

故里浮沉竊玉局再期之祿公朝杖屨付桐江千里之民



瓜戍非遙竹符甚寵感淪病骨愧溢衰顏伏念其元祐黨  
 家紹興朝士池魚瀕灑本思自放於江湖社櫟支離久已  
 難施於斤斧繇治生之素拙因從宦以忘歸頃自吳中久  
 留劍外顧彼衣冠之所萃頗以文字而相從方深去國之  
 悲敢有擇交之意流偶殊於涇渭風自隔於馬牛睚眦見  
 憎本出一朝之忿排擠盡力幾如九世之讎藐是羈孤孰  
 為別白縱免投荒之大罰亦宜置散以終身且定遠未歸  
 惟望玉關之生入輕車已老猶護比平之盛秋豈有朝為  
 閭閻廢片之人暮竊畿輔承宣之寄茲蓋其官學窮蹇與  
 煎塞堪輿南山巖巖冠公師之重任赤舄几几同宗社之  
 閑休念人才之實難悼士氣之不振埏陶至廣收拾無遺  
 方與物以皆春憫向隅之獨泣燮和輿論闊畧彞章起安  
 國於徒中較恩未大還管寧於海外為力尚輕而其少非  
 列於通才晚徒專於樸學棄雞肋而猶惜雖仰戴於深仁  
 續鳧脛則自悲恐難逃於薄命

謝梁石相啓

故里投閑久竊奉祠之祿清時起廢遽叨出守之榮挈於  
 九折之途置之一飽之地感深至骨涕溢交頤伏念其鄉  
 校孤生京塵下吏學徒盡力徐而察之則鷁退飛仕已冥  
 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頃者南遊七澤西上三巴繆見推



於文辭因頗交其秀傑愛憎遂作譽毀相乘肆爲部黨之  
讒規動朝端之聽雖漸能忍事聽唾面之自乾猶競起浮  
言至擢髮而莫數頃洞風波之上流離道路之旁幸逢皦  
日之中天固宜潦水之歸壑矧此江山之郡介於吳越之  
間先世嘗臨尚有召伯憇棠之愛提封甚邇僅存買臣衣  
繡之歸藁爾何堪居然非稱此蓋伏遇某官身扶昌運手  
幹化鈞一氣鳶魚咸遂飛潛之性衆材菜桶各安小大之  
宜俯憐爨下之餘嘗沐筆端之潤摧頽雖久省錄未忘謂  
人士舍之則藏固當慕昔賢顯晦之節然朝廷養非所用  
何以待異時緩急之求既啓迪於淵衷遂燮和於輿論某  
年齡抵此意氣蕭然律召東風雖幸春回於寒谷手遮西  
日敢希身到於脩門

謝周樞使啓

起由散地付以名州朝迹久踈忽喜長安之近戍期未及  
先寬方朔之饑靖言孤蹤可謂過望伏念某簞瓢窮巷土  
木殘骸早已孤危馬一鳴而輒斥晚尤顛沛龜六鑄而不  
成羽翮摧傷風波震蕩薄祿作無窮之崇虛名結不解之  
讎鄙生自謂非狂甚矣見知之寡韓愈何恃敢傲若爲取  
怒之深乘下澤之車忽過半生掛神武之冠今無多日偶  
然未死得此少伸制出西垣地連右輔顧視必恭之梓阡



陌相望封培勿翦之棠鄉閭太息此蓋伏遇 樞使丞相  
學優聖域道覺民先卓爾爲衆正之宗毅然開孤進之路  
自太公已久望子仰闢宗廟之靈有夷吾可無復憂盡釋  
薦紳之慮方廣求於雋傑乃首記其姓名生物功深奚啻  
吹律召東風之妙回天力大未覺挾山超北海之難而某  
少頗激昂老猶矍鑠志士弗忘在溝壑固當堅馬革裹尸  
之心薄福難與成功名第恐有後臂不侯之相

謝黃叅政啓

病餘揣分靳續食於叢祠望外疏息俾牧民於近郡感深  
雪涕慙劇辭顏伏念某早歲多艱晚途益困岷嶓巉絕身  
行禹貢之書雲夢蒼茫口誦楚騷之句未葬支離之骨辱  
招羈旅之蒐八千之路雖還五十之年已過視荒荒而益  
廢髮種種以堪哀斷港絕潢徒有廟宗之願朽株枯木何  
施造化之功雖存溝壑之餘生已是簪紳之棄物驚宿愆  
之盡洗知孤迹之少安如絲如綸命出西垣之潤色有民  
有社地連在輔之封圻矧復嚴瀨遺祠桐山故隱金高風  
之如在顧俗狀以自慙此蓋伏遇 叅政相公黼黻皇猷  
權衡國是衆仰規模之大天知議論之公謂設廉耻以遇  
群臣士斯自好且蹈仁義則爲君子人亦何常務與惟新  
不求其備某謹當銘膺感德擢髮思愆弱羽遶枝姑低回



於晚景靈丹點礫儻邂逅於初心

謝施參政啓

起由散地畀以專城命出詞垣仰戴絲綸之寵名居節鎮  
俯慙章綬之華偃僂拜恩謚諄叙感伏念<sub>其</sub>薄才緜力多  
病早衰竊慕長者之餘風每思砥礪未聞君子之大道徒  
益顛危零丁稷下之遊寂寞漳濱之卧尚無漂母哀王孫  
而進食况有故人憐范叔而贈袍牛欲覺鍾誰其弗忍婦  
非束縕何以自還敢期累年不振之蹤忽有一旦殊常之  
遇光生分表喜溢情涯惟茲山水之邦自昔詩書之俗脩  
門在望曾無日近之嗟先世嘗臨獲慰露濡之感此益伏

遇 參政相公至仁善下盛德兼容一引坐一解顏士託  
終身之重三吐哺三握髮野無片善之遺賢能借勢以騫  
騰孤遠望風而傾屬自悲蓬梗獨遠門闌向使不爲萬里  
之行固亦久在諸生之末誦文章於方冊竊喜得師聞道  
義於薦紳亦嘗願學既積精誠之果復歸甄冶之公旅進  
無階歎空馳於清夢餘年有幾懼終負於初心

謝臺諫啓

貧念代耕之祿懇乞奉祠恩開使過之門復令治郡方窮  
閭之待盡非公議而疇依慙極驛顏感深雪涕伏念<sub>其</sub>遭  
回薄命顛顛餘生隸業荒唐小學僅通於蒼稚屬辭卑弱



奇文徒慕於莊騷髮種種以將童心搖搖而欲折食粥動  
逾於累月陳絺或至於隆冬不能引分以掛冠廉隅已喪  
更復貪榮於懷綬愧懼可知况此名城今為近輔九霄嘉  
氣日未邇於長安千載遺祠星嘗從於帝座孰為之地使  
有此行茲蓋伏遇其官偉量海涵英安山立正言云義急  
嗟枯人先念  
舊眾惡之而必察俯憐久困於風波今老矣而無能尚使  
少紓於溝壑為國廣旁求之路不人無終棄之才曾是妄  
庸曲蒙全護除書已下徒叨湔洗之恩羸疾益侵無復激  
昂之日

謝葛給事啓

杜門訟六十年之非久安散地起家忝二千石之重忽奉

明恩驚覺垢之漸除扶衰殘而下拜舍人云起自窮閭叨  
臨近郡為農為圃三

年之冗不治如絲  
如綸字之衰過電伏念其學由丙履仁以吳鼎仁心為身

之行投迹雞豚之社海三山之縹渺釣鼈已媿於初心楚

七澤之蒼茫瘴兒亦成於昨夢但欲負未慕許行之學豈

復叩角歌寧戚之詩偶逢公朝使過之時躡昇近郡承流

之寄所蒙過矣自揆茫然天際鬱葱望九重之雲氣道周

蔽芾掃四世之棠陰得遂此行孰為之地此蓋伏遇 侍

講給事道本文王之正學師孟氏之醇騰茂實而蜚英聲

久隆 上睭息邪說而距詖行遂擅儒宗方與萬物而皆



春不忍一夫之獨泣

某

偶階末契遂借餘光

舍人云議論四方之望文

章百世之師餘談激水之斗升窮鱗悉逝麗藻生雲餘於膚寸其澤無窮方與萬物而皆春不忍一夫之獨泣而某適有懷章之幸首叨泚筆之榮

銘座尚思復玷缺之艱難

答交代陳判院啓

病求玉局但懷優游卒歲之心恩昇桐廬獲繼超軼絕塵之迹方自媿於通問乃遽辱於移書公真快哉我則陋矣伏念<sup>某</sup>少而落魄老益迂踈憔悴關河萬里客岷嶓之境馳驅節傳三年使閩楚之郊迨此退歸頽然遲暮投幘已安於蟹舍起家忽奉於魚符此蓋伏遇<sup>某</sup>官秉節以貫四

時瑞世而翔千仞經行早推於庠序謀猷晚著於朝廷謦

誦上聞豈獨最列城之課規模甚遠又足為來者之師<sup>某</sup>

偶幸懷章遂將接武雖取棄竹馬望英躅以增慙然獲舊

青氈在衰門而甚寵發春伊始坐歎多間願遵輔養之宜

即慶禁嚴之拜

嚴州到任謝王相啓

懇求祠祿乃叨便郡之除甫及戍期函奉燕朝之對身既復歸於釣播衆知未棄於明時伏念<sup>某</sup>淺智褊能薄才繇力栖遲屏迹但欲射猛虎以終殘年辛苦著書不足藏名山而俟後世偶為貧而求仕旋觸罪以免歸鴈食無儲鶉



衣不補負百君子悠悠非特達之知平生故人往往處嫌  
疑之際欲言誰聽投老奚歸豈期廟堂任使之公挈出溝  
壑漂流之地此蓋伏遇某官孟韓道統伊呂王功黼黻聖  
猷謂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甄陶士類每捨其所短而取其  
所長慨念孤生已侵暮境儻使抱所聞而不試則將齋遺  
恨於無窮何止屢陳於斧戾之前蓋亦昌言於播紳之上  
故雖久斥亦復漸收而某已知悔童子之雕蟲未免守古  
人之糟粕決無可用寧不自知續鍾釜之祿以待掛冠嘗  
面祈於大造矧尺寸之勞而垂汗簡悵永負於初心

謝梁右相啓

玉局二年已竊代耕之祿桐廬千里復叨起廢之恩望睟  
夫之願昂撫編氓之繁夥退惟忝冒徒積兢慚伏念某四  
壁寒家一簞賤士刻舟求劍固匪通材懲羹吹齏已消壯  
志比由蟹舍起領魚符永言久斥之餘亦有少伸之望然  
而察簿領稽違之細施吏胥隱伏之微一皆非其素知又  
不可以遽習淵明之寄事外已追頽齡安國之擢徒中曷  
勝煩使此蓋伏遇某官才全經緯氣塞堪輿博取衆材叟  
抗廷英之論宏開公道靡湏光範之書施及妄庸未忘夙  
昔溫飽一門之衣食洗滌累歲之罪愆使爲全人以畢餘日  
其敢不好是正直擇乎中庸戒舞智以賦民寧取椎魯少



文之謂務盡心於折獄庶無冤枉失職之嗟苟不辱知其  
敢言報

謝周樞使啓

入望清光出臨近郡天威不遠咫尺既諧就日之心父命  
惟所東西况被牧民之寄感恩至矣揣分茫然伏念<sub>某</sub>下  
愚難移大惑莫解不能高飛遠舉求避橫目之民乃復直  
情徑行自掇噬臍之悔永言窮薄數蹈遭回毀靡待於德  
高矣非由於福過斷雲零落敢懷出岫之心病鶴離<sub>離</sub>忽  
忝乘軒之寵此蓋伏遇<sub>某</sub>官道窮矣與氣塞堪輿南山之  
石巖巖帝資宿望緋袍之意恋恋士感誠言哀細德之險  
微開鴻鈞之塊比念茲積譴雖擢髮而有餘察彼衆讒亦  
吹毛之已甚未加顯棄聊復少收雖不在於英材樂育之  
中實創見於薄俗相挺之際而<sub>某</sub>扶衰自笑迫老宜歸無  
復入關西日舉釣竿之手惟希度世東封謁玉輅之塵傾  
倒具陳慚惶無措

謝臺諫啓

掛洪景之承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尚冒明恩觸熱  
即途扶衰領郡伏念<sub>某</sub>身常短禍家本衙門一官惟妻子  
之謀萬里極關河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日幾何芳菲非  
其彌章素心空在比者竊冰銜於玉局築雲屋於鏡湖惟



侯引年遂將沒齒散地方斬於因任除書忽昇於專城宮  
闕中天有就日望雲之幸鄉間接壤逾過家上冢之榮此  
蓋伏遇某官望重朝綱學通國體收真才於水落石出之  
後坐銷浮僞之風察定理於舟行岸移之時盡黜讒誣之  
巧稍收久廢用不至公某謹當勉効微勤堅持素守吏犯  
法而法在先務去姦政近民則民歸敢忘用恕或粗逃於  
大譴庶少荅於深知

謝監司啓

掛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尚冒明恩觸熱  
卽途扶衰領郡伏念某身常短竭家本衡門一官惟妻子之  
謀萬里極關河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日幾何芳菲菲其  
彌章素心空在比者竊冰銜於玉局築雲屋於鏡湖惟侯  
引年遂將沒齒散地方斬於因任除書忽昇於專城宮闕  
中天有就日望雲之幸鄉間接壤逾過家上冢之榮此蓋伏  
遇某官學貫經邦望隆國器繡衣持斧姑小試於使軺豹  
尾屬車卽超登於禁路尚容衰悴之迹暫托澄清之餘某  
謹當勉効微勤堅持素守吏犯法而法在先務去姦政近  
民則民歸敢忘用恕或粗逃於大譴庶少荅於深知

荅方寺丞啓

年運而往悵久隔於英遊道阻且長忽恭承於榮問情文



甚寵衰晚增光伏念<sup>某</sup>笠澤漁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  
困客遊煮海摘山屢乘使傳既罪愆之未洗復衰病之相  
乘骨相宜窮頭顱可揣穿延和之細仗恍若隔生分新定  
之左符更叨起廢此蓋伏遇<sup>某</sup>官義存推轂德重匿瑕哀  
其顛頽之百罹借以揄揚之一諾遂叨共理之寄亦及歸  
耕之餘而<sup>某</sup>緣病廢書迫貧隨牒能古文何用於今世徒  
慙長者之見知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殊匪小人之所望佇  
奉丁寧之誨用寬瘵曠之虞

賀王提刑啓

恭審繡衣玉節肅王畿風憲之嚴寶畫奎文新內閣圖書  
之直方攬澄清之轡已騰誼誦之聲恭惟某官學道愛人  
至誠格物德秉民彝之粹才推國器之英中外踐揚自際  
風雲之會始終操履靡移金石之堅將階言語侍從之陰  
游被禮樂光華之遣欽恤副九重之指平反奉一笑之春  
始訖外庸卽躋近列計乘輅之未幾旋頒詔以趣歸<sup>某</sup>意  
廣才踈心勞政拙伏櫪志在千里悵暮景之已侵巢林不  
遇一枝幸卑棲之有記

與汪郎中啓

去蜀歸吳已侵尋於晚景乞祠得郡尚記錄於明時夙戒  
行臚已臨弊邑方竊依仁之幸敢稽告至之恭伏念<sup>某</sup>笠



澤農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困客遊羨海摘山屢乘使  
傳旣罪愆之未洗復衰疾之相乘骨相且窮頭顱可揣穿  
延和之細仗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恭惟<sub>某</sub>  
官義存推轂德重匪瑕哀其顛頓之百罹借以揄揚之一  
諾遂容共理之寄亦及歸耕之餘而<sub>某</sub>扶憊以來罔功是  
懼快景星之先覩雖尚阻於瞻承分鄰燭之餘光遂密依  
於覆護其爲慰幸曷究敷陳

與沈知府啓

乘傳江臯偶同一道分符畿內復幸隣邦公將假道於虛  
僕其得御於李胡交臂而失此亟削牘而布之恭惟<sub>某</sub>  
厚德鎮浮英姿邁往富貴固有命矣未嘗枉尺以自謀將  
相豈無種哉方且搏風而直上雖仰急流之勇退寧容袖  
手而旁觀果奉明綸起臨近甸豐年高廩想謠誦之已聞  
燕寢清香知文書之益簡願精調於列鼎卽歸覲於凝旒  
瞻詠之私敷宣曷旣

賀留樞密啓

恭審行玉關之萬里方喜遙歸陳泰階之六符函聞殊瞻  
地禁處承明之邃任崇參宥密之嚴成命誕揚師言允穆  
切以<sub>某</sub>藝祖鑒五代之弊不偏重於中書<sub>某</sub>裕陵新六官  
之名亦旁開於西府豈獨並隆於文武固將兼注於安危



清華文集 卷之十一 十四  
至以明詔特預於訐謨尤爲 本朝久虛之盛舉中原多  
故首用种忠憲之偉人聖政方新則有虞維公之近事或  
名光於竹帛或位極於廟堂恭惟 某官躬閱深魁碩之資  
負剛大直方之氣早推雅望寢歷近班以至公服小人故  
雖踈而不怨以大節事明主故既去而見思世方譟譟以  
自營公固落落而難合迨此寵光之自至益知巖險之徒  
勞淵乎一心應彼萬事七擒七縱已成服遠之功三起三  
留果有處中之命方且端委冠鈞衡之位挽河洗夷虜之  
塵復 列聖在天之讎攄遺民泣血之憤 某幸身未死見  
國中興材館旁招雖莫陪於下士浯溪深刻尙自力於斯

文華文集卷之十一

賀蔣中丞啓

伏審顯膺帝制進總臺評公道大開在廷爲之相賀正人  
益進吾國殆其庶幾仰惟廟社之休非復門闌之慶 某聞  
人情不遠立朝誰樂於抨彈仕者自謀于世本求於遇合  
皆使從容而徐進自非怨嫉之所歸一居二院士人之官  
遂任四海九州之貴至於諫大夫之助成主德中執法之  
振肅朝綱知不可以不言言不可以不盡始也負當世之  
名而人不我捨今也居得言之地則責將誰歸卓乎偉人  
更此重任恭惟 某官英姿邁往奧學造微論必盡忠得堪



渭南文集卷第十一  
與剛大之氣仕常思退有耕釣高逸之風位逾遠而謙有加  
加權益隆而量莫測姑小煩於繩肅即進與於弼諧豈惟  
斯民被化於春風和氣之中亦使多士吐氣於青天白日  
之下今其始矣幸孰甚焉某嘗辱王翰卜鄰之榮妄懷貢  
禹彈冠之喜崇言欲諫已觀魁磊光信史之傳過計私憂  
妄有一二為執事之獻儻少寬於斧鑕尚嗣布於腹心

渭南文集卷第十一

渭南文集卷第十二

山陰陸游務觀著

啓

賀賈大諫啓

恭審顯膺一札之放首冠七人之選主賢臣直國勢巋然  
言聽諫行天下幸甚某聞管在本朝之官制參稽前代之  
舊章南臺不置大夫中憲任紀綱之重寄北省久虛常侍  
諫坡率遺補以盡規選求既艱異託尤重故政中書而常  
開言路事猶獨斷而不廢學臣仰觀十一聖家法之傳茲  
為三百年治功之本繼管之盛非公而誰恭惟某官學造



精微器函閔遠許國弗渝於夷險憂時如抱於渴饑造膝  
告猷浩浩江河之決傾心愛士拳拳涇渭之分慨然成生  
禍福不入於中常若天地鬼神實臨其上以今日陳善之  
効成異時贊元之功同出此心夫孰能禦其侵尋暮景躡  
蹙狐生迹本甚踈妄欲依歸於公道分當永棄特蒙杖拭  
於窮途何以仰答門闈特達之知惟有稍陳郡縣利病之  
實儻少寬於斧鑕尚嗣布於腹心

賀謝殿院啓

恭審顯膺帝制進貳臺端手縮哀以逡巡久已抱無朋獨  
立之操髮衝冠而憤切自茲皆盡言不諱之時在庭登觀有  
識相慶伏以御史分職本以論事任耳目之司忠臣設心  
蓋欲去邪爲宗社之福抗雷霆而獨立凜山嶽之不撓非  
以近名固將竭節天子爲之改容而垂聽大臣不敢持必  
而自私國有紀綱治自形於四海九州之遠士篤名義效  
或見於數世百年之餘今茲孰配於古人識者固歸於門  
下恭惟其官道德醇備議論正堅灰寒木槁而譽益高鯤  
擊鵬搏而才乃見默窅朝廷之利病盡得源流徐觀天下  
之是非若指白黑放斥者有愧心而無怨更革者雖害已  
而謂然太平之功指日可待其侵尋暮景躡蹙狐生迹本  
甚踈妄欲依歸於公道分當永棄特蒙杖拭於窮途何以



仰答一見特達之知惟稍陳千里利病之實儻少寬於斧  
鑕尚嗣布於腹心

賀周丞相啓

恭審夢卜襲祥揚王庭而渙號典冊備物熙帝載以宅師  
國其庶幾民以寧壹實惟宗社無疆之祐非復門闌旅賀  
之常竊以時玩久安輒生天下之患國無遠略必有意外  
之虞方今風俗未淳名節弗勵仁聖焦勞於上而士夫無  
宿道嚮方之實法度脩明於內而郡縣無赴功趨事之風  
邊防寢弛於通和民力坐窮於列戍每靜觀於大勢懼難  
待於非常至若靖康散亂而遺平城之憂紹興權宜而蒙  
造膝關陳凡人所難以身獨任今雖總本兵之地願益凡  
善類之盟公能以士而報國家士亦以身而歸門下某侵  
尋暮景憔悴偏州志氣已衰無復獻鷄鳴狗盜之技文辭  
自力尚能助稗官野史之傳過此以遠未知所措

賀丘運使啓

恭審上印帥藩乘輅畿甸得人若是則吾國其庶幾乎先  
聲隱然非俗吏之所能也公論爲之慰愜大用此其權輿  
伏以寬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於鄭而弗  
救陵夷申商爲法家者流弊至秦而卒以顛覆歷考簡編  
之迹莫先儒術之功惟蹈君子之時中斯得古人之大體



方其尊瞻視正顏色教化固以有成雖使空囹圄畫衣冠  
法令其誰敢犯恭惟<sup>某</sup>姿本高邁學造精微夷途早踐於  
高華隆委徧當於繁劇所臨輒治雖千變萬化而不窮自  
守弗阿終特立獨行之如此上將引而自近公其有以告  
猷<sup>某</sup>早陪談讌之餘誤辱賞知之異敢圖暮景獲備屬城  
閭里亡聊每攬涕下催科之筆事功靡著更恐慙脩候問  
之戕尚加惠於始終俾粗全於進退歸依之切敷繹奚殫  
賀蔣尚書出知婺州啓

恭審解中執法以暫均勞伏拜大宗伯而入侍禁嚴雖若  
不得其言固亦未爲弗用乃抗投閑之請力斲就養之榮

詔諭靡從藩條初布上倚承宣之績士高廉退之風恭惟

<sup>某</sup>

官直哉惟清淵乎似道慷慨許國肝膽凜其輪囷慷慨

疾邪山嶽爲之震動進率由於獨斷節早見於盡言未移  
桑陰之淹入總栢臺之峻國方增九鼎之重身已如一葉  
之輕魯人獲麟以爲不祥雖愛憎之叵測塞翁失馬未必  
非福抑倚伏之何常<sup>某</sup>幸託里門獲趨賓席身世等蒯管  
之棄孰憫餘生姓名託甄冶之公尚須異日

除直文華閣謝丞相啓

秩視大蓬已竊垂車之寵恩加邃閣更叨出綽之榮初聞  
道路之傳猶謂姓名之誤迨茲被命重以懷慚伏念<sup>某</sup>承



學迂踈稟資最陋幼生京洛尚爲全盛之編氓長綴班聯  
曾是中興之朝士福未容於盈皆崇已駭於燒城西征至  
岐鳳之間南戍掠甌閩之境晚僅升於省闈旋即返於鄉  
關鶴歸遼天狐歿丘首蓬戶十移於歲律幔亭四閱於祠  
官久遂屏居非始掛冠之日盡捐半俸真爲納祿之人豈  
期垂盡之光陰忽玷殊常之惠澤復緣詔札倂竊身章里  
巷登觀共仰恩光之下燭兒孫扶拜不知衰涕之橫流茲  
益伏遇某官降命應期奮庸熙載神無方易無體心獨運  
於道樞尺有短寸有長士悉歸於鈞播雖迫崦嵫之景亦  
歸塊北之公而某意氣空存筋骸已憊草具明堂辟雍之

禮雖遭甚盛之時塗竄清廟生民之詩其在方來之雋

脩史謝丞相啓

七十告老誓待盡於山林尺一召還恍復瞻於觀闕內祠  
祿厚信史事嚴容孤迹於其間知鴻鈞之有自恭以

高皇之盛德大業雖號中興而實同開創之難 孝廟之  
內脩外攘躬享太平而不忘恢復之志治躋古管威震裔  
夷俄屬鼎成之悲肆脩麟止之緒固已網羅軼事潤色皇  
猷備述巍巍蕩蕩之功曲盡業業兢兢之指豈繫遲暮能  
與討論伏念某天子散材家承孤學生逢盛旦蒙 六聖  
之涵濡身綴清班被四朝之識拔常恐倏先於朝露遂將



莫報於秋毫豈期及耄之餘齡猥得効勤於大典茲益伏  
遇<sup>某</sup>官材全經緯氣塞堪輿平生陳謨決策之言煥乎可  
誦十載知人安民之績底于有成殊隣欵塞而奉琛多士  
鄉風而釋屨內而臺閣極稽古禮文之選外而郡縣有宜  
民愷悌之風肇闢大公至正之途不棄偏能一曲之士故  
如<sup>某</sup>輩亦在數中謹當益廣見聞更勤采掇老驥伏櫪脩  
途已非其所堪小草出山薄効尚期於自見

賀謝丞相除少保啓

恭審命出淵衷廷揚顯冊人主之論一相方寄腹心少保  
茲爲三公益隆體貌傳聞所逮驩頌惟均恭以<sup>某</sup>官謨明

彌諧任重道遠協天心於崑崙旁魄之際動必有成隆主  
眷於黼黻夔濩之中言無不用自登近輔允迪大猷疇咨  
雖首於群公謙畏不殊於一日每稽首而遜稷契終選衆  
而舉伊臯三年有成四海用乂農扈告豐登之候戎韜臻  
偃息之期熙運方興周召並爲於師保衆心所繫平勃均  
任於安危是宜大號之繼敷昭示元臣之同體群生咸遂  
協氣橫流謹乃憲而屢省則成熟測化鈞之妙本無事而  
庸人實擾始知靜治之功<sup>某</sup>獲綴清班欣逢盛事無好無  
惡而遵王路共欣聖政之大成不愆不忘而由舊章更冀  
廟謨之無倦敢効涓塵之助輒干礎釜之誅冒瀆實深兢



惶罔措

賀張叅政脩史啓

恭審誕布明綸總提鉅典固已動鳩鷺行之喜色而况在  
 牛馬走之後塵不能自已於寸誠是敢冒陳於尺牘恭惟  
 某官自天生德降命應期闡溫厚爾雅之文經緯萬象超  
 軼絕塵之識鎮撫四夷位居台鼎而有山澤清臞之容禮  
 絕縉紳而無王公驕泰之意心虛靜而觀後道冲用而不  
 盈周公太公方隆夾輔之望堯典舜典更專黜竄之功實  
 以袞衣黃閣之尊下兼蘭臺石室之事在天 三后魏乎  
 下臨作 宋一經信矣無憾某偶蒙簡拔獲預討論已侵

校老之殘年何補不刊之信史仰傳巖之霖雨幸預在廷  
 歸杜曲之桑麻尚勞泚筆想典刑於諸老已媿空踈竭精  
 力於是書敢忘策勵某除寶謨閣待制謝丞相啓

冊府秩清偶至齧峰之頂禁途地密遂穿豹尾之中雖造  
 化之至公實恩憐之曲被欲叙丹衷之感莫知雪涕之橫  
 伏念某雖起耕疇粗傳家學書藏屋壁尚擯斥而不容跡  
 遯園廬豈榮華之敢望虛名作崇聚謗成雷幸於先狗馬  
 塞溝壑之前遂其賜骸骨歸卒伍之請任子以世其祿寓  
 直以華其行固已負耒學耕飾巾待盡身還民服口誦農



書從故里漁樵之遊拜高年羊酒之賜忽從廐置迭奉詔  
除所愧忝大門之官敢愧奪匹夫之志惟俟奏篇之御卽  
伸告老之誠簡牘未終絲綸已降半生淹泊沉舟真閱於  
千帆一旦遭逢開印適當於三日已扶衰而拜命旋曳蹇  
以造廷茲蓋伏遇某官德懋忱恂化均煥北作成士類兼  
小大而不遺磨勵相皇泯異同於無迹澤東漸而西被功  
上際而下蟠才或取於寸長罪不捐於一眚故雖么麼亦  
被生成某敢不頂踵知恩冰霜勵節少不自力坐沉廢者  
半生老當告休悵報酬之無地

謝費樞密啓

猥被恩綸躡持從囊處內閣諷咨之地繼大門揚歷之榮  
揣分奚堪置慚靡所伏念某百罹薄命九折窮途久困多  
言衰年已侵於大耄都門屢入壯遊恍似於前身冊府再來  
衆吏多非其舊識拔衰殘而就列刮醫膜以紬書非徒莫  
揜於旁觀每亦不勝其自媿惟竢奏篇之御卽伸請老之  
誠敢謂遭逢曲蒙識拔茲蓋伏遇某官道尊皇極學統聖  
傳雖吐哺握髮之勞曾靡遺於一士然引坐解顏之遇顧  
豈在於他人每屈崇嚴不移疇昔爰自東壁圖書之府俾  
躋西清鷓鴣之班驥伏櫪以悲鳴曩誰念者大舐丹而僊  
去今乃似之某燈火尚親簞瓢未厭脩世官而不隊益體



上恩繼家學於寢衰或傳來裔庶幾瞋目無媿初心

致仕謝丞相啓

優詔許歸已荷乾坤之造異恩及幼更霑雨露之私非公  
台力假於敷陳則草野何從而甄錄感銘刻骨涕泗交頤  
伏念<sup>某</sup>少乏通材晚嬰羸疾史闈八月常懷愒日之慙祠  
祿三時洊上引年之請初但虞於煩瀆旋曲被於矜從而  
况從中明降於德音任子特逾於常制桑榆已迫俾華垂  
白之年豚犬何能遽有拾青之幸里閭歎息門戶敷榮茲  
蓋伏遇<sup>某</sup>官降命應期奮庸庶載告猷于內時已摺於太  
平祝鯁在前禮每加於諸老疊疊誠明之學巍巍忠厚之  
風坐格華喬之寧有光簡冊之載故推餘澤俯及衰門重  
念穉兒雖非異稟善和之書幸在敢虛棄於光陰太常之  
第可收尚仰酬於長育

答權提刑啓

伏審抗章請外攬轡入東謂宜因對而復留故欲馳書而  
未敢遽先垂問莫喻愧心恭惟<sup>某</sup>官英識造微宏材經遠  
學述得前言往行之要議論有群公先正之風踐揚早歷  
於清華錐能自見寄任靡辭於叢委刃每有餘茲乃勇退  
急流旁觀袖手明刑以弼五教誦詩而使四方雖暫試於  
外庸顧豈符於僉矚還節旄於少府行被詔追司筆橐於



其泉孰居公右其退依耕隴密邇臺綱躬愷悌以宜民既蒙賜矣用春秋而決獄行且見之頌詠惟深敷陳罔既

答胡吉州啓

伏以累疏乞歸既拜賜骸之命率戕贊喜更煩泚筆之勞異書憐老學之勤厚幣篤嘉賓之禮顧惟衰悴曷稱春私伏惟其官絕識超然英聲籍甚簡編插架早推師友之淵源紳佩在廷旋慶君臣之際遇茲暫煩於共理即歸告於嘉猷而其已返農疇愈賒門戟噓枯甚寵徒藏積以為榮詠德雖深愧占辭之莫既

渭南文集卷第十二

渭南文集卷第十三

山陰陸游務觀著

書

代二府與夏國主書

癸未正月二十一日二府請至都堂撰

隆興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信國公陳康伯等謹致書夏國主殿下  
答我 祖 宗與夏世脩盟好豈惟當無事時其享安平之福亦惟緩急同休戚恤哉患相與為無窮之託中更變故壤地阻絕雖玉帛之聘弗克往來然朝廷未嘗忘 祖宗之志也乃者皇天悔禍輿圖寢歸會今天子紹登寶位



慨然西顧宣諭大臣曰夏二百年與國也豈其不念舊好而忘齊盟哉某等恭以 國主英武聰哲聞于天下是敢輒存朕心執事 審神圖之惠以報音當告于 中上議所以申固歡好者同心協慮義均一家永為善鄰傳之萬世豈不美歟有少幣儀具如別幅伏惟照察不宣某等謹

白

貼黃

前付事宜臣等雖已 面陳緣利害至大陛下反覆 省覽故敢 輒具此奏 一日

上執政書

辛巳 四月

某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為治世之觀太平之飾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穀之吏不可一日無也然

為國者每每收取不忍棄去豈固為是不慧哉蓋天下之事惟此為最難非誠好之捐三二十年之勤耗心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憂悲歡得喪一在於是者始末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以為功名下不足以得財利塵編蠹簡束而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稱工嗚呼可謂鈍哉以天下之至勤苦為天下之至鈍待千萬中一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為已任者所以不忍棄也某小人生無它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且久矣原



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有六經左氏離騷  
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  
竒舊或以爲新橫鶩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  
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恠竒則脫帽大  
叫如魚龍之陳前梟盧之方勝也間輒自笑曰以此娛憂  
舒悲忘其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罵哉誠  
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爲可書生所遭如此雖窮死是以  
無憾矣然師慕下風而未得一望履舄此心歉然不敢違  
寧恭惟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  
矜踐山林鍾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於胸中其何以能

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關捩惟天下有道者  
能盡文章之妙此<sup>其</sup>所以忘其賤且愚而願有聞於左右  
也

上虞丞相書

<sup>其</sup>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錄天下以爲當君子曰是管仲相  
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才不足任功不足錄直以  
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爲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  
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以高位處之彼有功  
吾藉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祿與位以御其下下挾才  
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急



而俗以大壞君子羞稱焉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無才也無功也是直無所用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於人之國哉自薄者視之尚奚恤君子顧深哀之視其窮若自我推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適而不遇吾所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於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宜故王霸之分常在於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恭惟大丞相道學精深力量廣大庶幾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之俗者渾渾巍巍不可窺測平時挾功恃才錙銖較計者皆自失退聽若<sup>其</sup>之愚不才無功留落十年乖隔萬里而終未敢自默特曰身之窮大丞相所宜哀耳<sup>其</sup>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以貧悴逐祿于夔其行也故時交友醵緡錢以遺之破中俸薄<sup>其</sup>食指以百數距受代不數月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歸又無得食一日祿不繼則無策矣兒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sup>其</sup>而不爲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惟少賜動心掄一官以祿之使粗可活甚則使可具裝以歸又望外則使可畢一二婚嫁不賴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此氣象自秦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沒不見者累二千年今始見於門下所願



持之不搖行之不疑則豈獨<sup>某</sup>之幸哉

上辛給事書

<sup>某</sup>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為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爝火不能為日月之明瓦釜不能為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為江海之濤瀾犬羊不能為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者亦庸人耳<sup>某</sup>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

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棊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刺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護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於外氣全力餘中正閱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僞於其間哉<sup>某</sup>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



文之不容僞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  
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於  
文文愈自喜愈不合於世夫欲以此求合於世其則愚矣  
而世遂謂其終無所合其亦不敢謂其言爲智也恭惟閣  
下以臯陶之謨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啓迪人主而師  
表學者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尊焉其近  
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絕於賢人君子之  
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拙爲言也其心之爲邪爲正庶  
幾閣下一讀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  
而後文藝是不得爲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  
超然者哉在率冒犯歟有餘罪

答邢司戶書

五月二十六日笠澤陸其頓首再拜復書司戶廸功足下  
其辱賜書及聖人之道與古作者之文章又以世之稱師  
弟子而徒事科舉求利祿者爲羞卓乎偉哉非其所敢仰  
望萬一也其少之日學文而不工及其老妄意於道亦未  
敢謂得也身且弗給而何以及人及庸衆人且弗能其况  
有以助足下乎皇恐皇恐雖然足下顧我厚其其敢有所  
弗盡吾曹有衣食祭祀婚嫁之累則出而求祿恐未爲非  
旣不免求祿則從事於科舉恐亦未爲可憾科舉之文固



亦尊王而賤霸推明六藝而誦說古今雖小出入要其歸亦何負於道哉若言之而弗踐區區於口耳而不自得於心則非獨科舉之文爲無益也近時頗有不利場屋者退而組織古語剽裂竒字大書深刺以眩世俗考其實更出科舉下遠甚讀之使人面熱足下謂此等果可言文章乎尚不可欺僕輩安寧欺足下哉故自科舉取士以來如唐韓氏柳氏吾宋歐氏王氏蘇氏以文章擅天下者莫非科舉之士也此無他徒以在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說之可病者已知厭棄如都市之玉工珉玉雜治積日既久望而識之矣一旦取荆山之璞以爲黃琮蒼璧萬乘之寶珉其可復欺耶凡今不利場屋而名古之文者徃徃多未嘗識珉者也又安知玉哉乃如足下識之可謂精矣當棄珉剖玉而已至於聖人之道足下徃嘗朝夕所講習者豈外於是言之而必踐焉心之而不徒口耳焉無餘道矣其文旣不工聞道又甚淺則今所以進於左右者其果近乎一讀置之無重吾過不宣

答劉主簿書

其才質愚下又兒童之歲遭罹多故奔走避兵得近文字最晚年幾二十始發憤欲爲古學然方是時無師友淵源之益凡古人用心處無所質問大率以意度或中或否或



始疑其非終乃大信或初甚好之已而徐覺不可者多矣  
然畢竟不知所謂是且非者卒何如也方竊媿歎不自意  
如足下學術文章足以雄長一世者乃不鄙其愚而欲與  
之交惠然見臨賜之以言以爲可以言古學者文詞偉麗  
讀之惕然夫道遇乞人責之千金足下固過矣然遂謂足  
下爲非則不可往者前輩之學積小以成大以所有易所  
無以能問於不能故其久也汪洋浩博該極百家而不可  
涯涘如足下所稱諸公蓋皆如是也至中原喪亂諸名勝  
渡江去前輩尚未甚遠故此風猶不墜不幸三二十年來  
士自爲畦畛甚狹已所未知者輒訕薄之以爲不足學排

抑沮折惟恐不力詆窮經者則曰傳注已盡矣詆博學者  
則曰不知無害爲君子嗚呼陋哉夫世既未有仁智之足  
如孔孟而師焉則亦各出所長相與講習從其可者去其  
不可者自六經百氏歷代史記與夫文詞議論禮樂耕戰  
鍾律星曆官名地志姓族物類之學今四方之士亦不可  
謂無人雖不能兼該衆長要爲各有所得徃徃皆捐數十  
年之功耗心疲力彫悴齒髮而爲之豈可易哉如足下之  
所已得者某願就學焉其未者願願與足下從諸君子歷  
探其所有足下亦宜盡發所滄蓄以與朋友共之某所聞  
誠最淺薄亦願再拜以進惟足下與諸君子之所決擇使



前章風俗由吾輩復少振而挾陋之病不遂沉痾豈細事哉屬兩日苦眩未得面陳而先以書布謝惶恐惶恐

與尉論捕盜書

某昨暮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許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昏夜伺便小劫比官知之則已分散跳匿無次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漏禪部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忽散如鬼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為甚害所以久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劫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劫時執縛恐迫計民之冤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今日偶見

一退卒說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效庸人以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沒合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劫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蓋自頃民言見賊官輒意其與賊通捕繫笞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為賊計則多為捕賊計則疎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替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鄰而况於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內官兵終不得知某思其言實中事情亦嘗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為人幾何逐捕十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



秋稼如雲誰肯爲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  
儒者當有大略願足下曠然無疑於胸中不當効武夫俗  
吏但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  
非古然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爲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  
始更制亂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由是妄殺之  
旣十去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改以便事而况  
近歲妄庸者所爲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去  
卽度其不妄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目前未得力但  
使人人敢言見賊賊蹤跡益露勢益窮蹙遠不過數月獲  
矣足下試熟策之秋暑野次自愛

答陸伯政學士書

九月六日某再拜復書伯政學士宗友兄閣下卽日初寒  
伏惟尊候萬福春中蒙見顧衰疾無聊不得款承絕塵邁  
往之論至今悒悒忽賢卽上舍携所贖書及新詩來已深  
開慰又得雜著詩文一編置百事讀之所以開益殆非一  
端古聲不作久矣所謂詩者遂成小技詩者果可謂之小  
技乎學不通天人行不能無愧於俯仰果可以言詩乎僕  
紹興末在朝路偶與同舍二三君至太一宮聞中有高士  
齋皆名山高逸之士欣然訪之則皆扃戶出矣裴回老松  
流水之間久之一丫鬢童負琴引鶴而來風致甚高吾輩



相與言曰不得見高士得見此童亦足矣及揖而問之則曰今日董御藥生日高士皆相率往獻香矣吾輩遂一笑而去今世之以詩自許者大抵多太乙高士之流也不見笑於人幾希矣而望其有陶淵明杜子美之餘風果可得乎雜文數篇多甲寅以來所著言論風旨皆非同乎俗合乎世者與平父書用意尤至則石守道李泰伯氣格相上下而師友淵源未可以望吾伯政也然所以告平甫者尚恐有所含蓄不欲盡發此非面莫究昨日兒子自城中來知方伯暮已卒天平有是哉計老兄亦同此哀也賢子表表超絕當爲名士不止取科第而已奉爲宗家贊喜無已黃精竒妙感激千萬匆匆不旣所欲言者亦坐老憊耳漸寒珍重珍重

答王樵秀才書

十一月二日山陰陸<sub>某</sub>再拜復書先輩足下貢舉之法擇進士入官者爲考試官官以考試名當日夜專心致志以去取士不可兼蒞他事則又爲設一官謂之監試監試廳官不復擇蓋夫人而可爲也甚至法吏流外平日不與清流齒者亦得爲之故又設法曰監試毋輒與考校則所以待監試可知矣<sub>某</sub>鄉佐洪州適科舉歲當以七月到官遂泊舟星子灣幾月聞已鎖院不敢非獨畏試事煩實亦羞



爲之今年在夔府府以四月試試前嘗白府帥願得移疾  
已見許矣會部使者難之<sup>某</sup>駑弱畏以避事得罪遂電勉  
入院<sup>某</sup>與諸試官皆不相識惴惴恐其以侵官犯律令見  
詬自命題至揭榜未嘗一語及之不但不與也間偶見程  
文一二可愛者往往塗抹疵詆令人氣湧如山然歸臥室  
中財能向壁歎息益再三熟計雖復強聒彼護短者決不  
可回但取詬耳若可回雖詬固不避也如足下之文又不  
止可愛誠可敬且畏者而一旦以疑黜此豈獨足下不能  
無言雖試官與拔解諸人亦嘖嘖稱屈<sup>某</sup>至是直欲以麤  
官不與考試自恕其可乎將因紹介再拜請罪於門墻而

未敢也不圖足下容之察之更辱賜書講脩朋友之好而  
以前者不能無言爲悔方是時使足下遂能無言固大善  
然自士以功名自許非得一官則功名不可致雖決當黜  
尚悒悒不能已况以疑黜乎<sup>某</sup>往在朝見達官貴人免去  
不憂沮者蓋寡彼已貴雖免貴固在其所失孰與足下多  
然猶如此今乃責足下以不少動心亦非人情矣前輩有  
錢希白少時試開封得第二希白豪邁自謂當第一乃詣  
闕上書詆主司當時不以爲大過希白卒爲名臣夫科舉  
得失爲重高下細事耳希白不能忍其細而責足下默默  
於其重者不可耶是皆已往事不足復言區區仰歎足



下才氣思有以奉廣故詳及之其吳人

渭南文集卷第十四

山陰陸務觀著

序

容齋燕集詩序

廉宣仲葺其燕居之室曰容齋既成置酒落之舉觴屬客曰吾聞東郭順子之為人貌而天清而容物吾雖不能而竊慕焉諸君以為何如或曰方公盛壯時以郡文學高第入為博士公卿盡傾名流彥士執贄求見者肩摩而袂屬車騎雍容行者趨避議論英發聞者傾聽傲色不至於目嫚言不接於耳方是時容物固無甚難也及轉徙江湖



白着下吏舍於邸者爭席遇於途者相誰何則公之容同  
難矣至於惟口語絀吏議少年之喜謗前輩者闕然成市  
公猶容之則豈不甚難哉敢問所以能此者何也宣仲笑  
曰是亦有道焉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  
人容之故吾遇客而驩然遇酒而醺然遇怒罵姍侮如風  
葉之過吾前候蟲之鳴吾旁也子欲聞其說乎方子之飲  
酒也俳諧者箕倨角觝者裸裎子何以不怒豈不以其爲  
此者非嫚耶此吾所謂以其情容之也世有服讒蒐隱習  
於爲惡勇於爲不義者誠若可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  
子耶固不至此彼小人耶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

去彼亦無幾何耳此又吾所謂以其人容之也二者可容  
何所不容而子獨何怪於是坐客媿且歎曰吾儕誠小人  
哉某在衆人中尤號褊率益屢歎也酒酣客皆賦詩而屬  
某爲序旣不得辭則因以識其媿將覽觀之以自儆焉

京口唱和詩序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壬申許昌韓無咎以新番陽守來省  
太夫人於潤方是時予爲通判郡事與無咎別蓋逾年矣  
相與道舊故問朋遊覽觀江山舉酒相屬甚樂明年改元  
乾道正月辛亥無咎以考功郎徵念別有日乃益相與遊  
遊之日未嘗不更相和答道群居之樂致離闊之思念人



事之無常悼吾生之不留又丁寧相戒以窮達死生母相  
忘之意其詞多宛轉深切讀之動人嗚呼風俗日壞朋友  
道缺士之相與如吾二人者亦鮮矣凡與無咎相從者六  
十日而歌詩合三十篇然此特其畧也或至於酒酣耳熱  
落筆如風雨好事者從旁掣去他日或流傳樂府或見於  
僧牕驛壁恍然不復省識者蓋又不可計也潤當淮江之  
衝予老益厭事思自放於山巔水涯與世相忘而無咎又  
方用於朝其勢未能遽合則今日之樂豈不甚可貴哉予  
文雖不足與無咎並傳要不當以此廢而不錄也二月庚  
辰空澤陸某務觀序

送關漕詩序

李固杜喬臧洪之死士以同死為榮范文正之貶士以不  
同貶為耻今著作之免歸也御史以風聞言之天子以無  
心聽之與前事故大異而坐客賦詩或危之何也風俗異  
也某既列名衆詩之次又承命作序二罪當併按矣乾道  
六年十二月七日笠澤陸某序

雲安集序

濟南治歷城漢故縣也帶灤水而表歷山其山川雜見於  
春秋孟子史記諸書舜之遺迹蓋至于今可考士生其間  
多通儒名卿秀傑之士而以筆墨馳騫相高往往多清麗



雄放警絕之詞與山川稱若今夔府連帥王公是已公自  
少時寓祕閣直晚由尚書郎長三院御史出牧于夔實督  
碛中十五郡資忠厚故政令簡心樂易故民夷親乃因暇  
日登臨矚望裴徊太息吊承相之遺祠想拾遺高風醉墨  
淋漓放肆縱橫實爲一代傑作顧夔雖号大府而荒絕瘴  
癘戶口寡少曾不敵中州一下郡如某輩又以憂患留落  
九死之餘才盡志衰欲強追逐公後而不可得向使公當  
承平時爲弁爲雍爲鎮爲定盡得四方賢士大夫以爲賓  
客相與覽其河關之勝以騁筆力則公衆作森列豈特此  
而已哉雖然是猶未也必極公之文弦歌而薦郊廟典册

而施朝廷然後曰宜今乃猶嘯詠於荒山野水之濱追前  
世放逐羈旅之士而與之友雖小夫下吏或幸得之於虜  
是可歎歎公以乾道七年八月移牧永嘉行有日奉節令  
右從政郎普慈安高哀公在郡文章若干篇爲雲安集且  
屬通判州事左承議郎山陰陸某爲序十月二十六日序

送范西叔序

乾道壬辰二月予道益昌始識范東叔後月餘遂與東叔  
兄西叔爲僚於宣威幕府又三月西叔以樞密使薦趣召  
詣行在所二君皆中書侍郎榮公孫也昔榮公對制策於  
治平爭詔獄於熙寧論河事邊事刑名赦令於元祐雖用



舍或小異而要皆不合故用不極其材以沒沒又列黨籍其門戶爲世排詆諱惡者幾四十年又四十年而西叔兄弟始復奮發爲蜀知名士世之論盛衰者謂人衆勝天天定亦勝人予獨鄙此說夫盛衰者天也人何與焉天將禍人之國則小人得志而君子廢其將福之也則君子見用而小人絀國有禍福而君子無屈伸彼區區者乃誠謂天與人以衆寡疾徐爲勝負豈不可悲也哉九月丁丑西叔始東下同舍相與臨漾水置酒賦詩而屬予爲序夫吾曹之望於西叔所以繼榮公者豈獨爵位隆赫文辭行中朝而已哉雖然予與西叔皆黨籍家也旣以勵西叔亦以自勵且勵吾東叔云

### 東樓集序

余少讀地志至蜀漢巴夔輒悵然有遊歷山川攬觀風俗之志私竊自怪以爲異時或至其地以償素心未可知也歲庚寅始泝碛至巴中聞竹枝之歌後再歲北遊山南憑高望鄠萬年諸山思一醉曲江浹陂之間其勢無繇徃徃悲歌流涕又一歲客成都唐安又東至于漢嘉然後知昔者之感益非適然也到漢嘉四十日以檄得還成都因索在笥得古律三十首欲出則不敢欲棄則不忍廼叙藏之乾道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山陰陸其務觀叙



范待制詩集序

石湖居士范公待制敷文閣來帥成都兼制置成都潼川利夔四道成都地大人衆事已十倍他鎮而四道大抵皆帶蠻夷且北控秦隴所以臨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變故於呼吸顧眄之間以是莫府率窮日夜力理文書應期會而故時巨公大人亦或不得少休及公之至也定規模信命令弛利惠農選將治兵未數月聲震四境歲復大登莫府益無事公時從其屬及四方之賓客飲酒賦詩公素以詩名一代故落紙墨未及燥士女萬人已更傳誦被之樂府弦歌或題寫素屏團扇更相贈遺蓋自蜀置帥守以

來未有也或曰公之自桂林入蜀也舟車鞍馬之間有詩百餘篇號西征小集尤雋偉蜀人未有見者盍請於公以傳屢請而公不可彌年乃僅得之於是相與刻之而屬其爲序淳熙三年上巳日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參議官山陰陸其序

持老語錄序

持禪師明州鄞人世爲士一旦棄髮鬚學佛得法於白牛鄉初住餘姚法性數年忽謝去越牧欲以雍熙邀致疑不就試一問之師欣然曰願即得檄牧大喜師懷負包笠即日徒步入院秉節如金石說法如雷霆雖從之遊者不過



四五十輩而名震吳越盡交一世名卿賢大夫子先君會稽公知之最深予時甫數歲侍先君旁無旬月不見師至今想其抵掌笑語瞭然在目前夷粹真率真山林間人也後又徙居雪竇護聖二山年德益高如徑山杲公輩皆以丈人行尊事之其減也談笑如平時益以真率爲佛事者耶得法弟子子詢行光如寂廣懃或出世說法或遁迹衆中皆不幸早逝去而法揚用璋獨在揚於是亦住護聖歸然爲叢林耆宿璋老且病猶自力刻師語錄且合辭屬予爲序師可謂有子矣予以先君故不敢辭淳熙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山陰陸某序

師伯渾文集序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犍爲識隱士師伯渾於眉山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旣行伯渾餞予於青衣江上酒酣浩歌聲搖江山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解得大軸於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蟄竒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予懷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予爲序嗚呼伯渾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尊慕之願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中原制置使并護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聞伯渾名將聞于朝而卒爲忌



者所沮夫伯渾既決不肯仕即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粟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叡徐復輩散人號書其事于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忌已如此鄉使伯渾出而事君爲卿爲公則忌者當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力徒比景輪左校殆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婦織放意山水優游以終天年耶則伯渾不遇未見可憾或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內無與比其文章英發鉅麗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爲稱今一不得施顧退而爲山巔水涯娛憂紆悲之言豈不可憾哉予曰是則有命識者爲時惜不爲伯渾歎也淳熙某月某日山陰陸某序

晁伯咎詩集序

傳客居士東里晁公伯咎詩四百六十有一篇其孫教授君百談集爲四卷以授予請序卷首伯咎少以文學稱自其諸父景迂且茨先生皆歎譽之諸公貴人亦徃徃聞其名顧黨家不敢取靖康之元黨禁解伯咎召爲開封掾且顯用矣阻兵不能造朝比乘輿過江中原方兵連不解士大夫多以甲兵錢穀進故家名流乃見謂不切事機伯咎落江湖者數年久之雖起乘傳嶺海復坐微文斥卒棄不用以死而伯咎傲睨憂患不少動心方扁舟徃來吳松嘯歌飲酒益放於詩其名章秀句傳之士大夫皆以爲



有承平臺閣之風蓋晁氏自元公以大手筆用於祥符天禧間方吾 宋極盛時封太山禮百神歌頌德業冶金伐石極文章翰墨之用汪洋淳澹五世百餘年文獻相望以及建炎紹興公獨殿其後又少時所交皆中州名勝講習磨礪之益深矣是豈寔書生聞見局陋者敢望其涯哉伯咎學問瞻博曾中恢疎勇於爲義視死生禍福無如也至他文亦皆豪奇不獨其詩可貴尙力求而盡傳之伯咎諱公邁仕至某官淳熙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山陰陸某序

長短句序

雅正之樂微乃有鄭衛之音鄭衛雖變然琴瑟笙磬猶在也及變而爲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箏篪則又鄭衛之變矣風雅頌之後爲騷爲賦爲曲爲引爲行爲謠爲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捨因書其首以識吾過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

徐大用樂府序

古樂府有東武吟鮑明遠輩所作皆名千載蓋其山川氣俗有以感發人意故騷人墨客得以馳騁上下與荊州鄴鄆巴東三峽之類森然並傳至于今不泯也吾友徐大用家本東武呼吸飲食於却淇之津蓋有以相其軼思者故



自少時文辭雄於東周比南歸以政事議論顯聞薦紳顧不肯輕出其文以沽世取富貴三十年猶屈治中別駕澹然莫測涯涘獨於悲驪離合郊亭水驛鞍馬舟楫間時出樂府辭贍尉頓挫識者貴焉或取其數百篇將傳於世大用復不可曰必放翁以爲可傳則幾矣不然姑止予聞而歎曰溫飛卿作南鄉九闕高勝不減夢得竹枝訖今無深賞音者予其敢自謂知君獨感東武山川旣隨胡塵中而大用之才久伏不耀故爲之一言紹熙五年三月庚寅笠

澤陸

其

務觀序

呂居仁集序

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來自蠻夷荒忽遼絕之域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于海今禹之遺書所謂岷積石者特記禹治水之迹耳非其源果止於是也故爾雅謂河出崑崙虛而傳記又謂河上通天漢其至蜀窮江源則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斷壤絕不復可窮河江之源豈易知哉古之學者蓋亦若是惟其上探慮羲唐虞以來有源有委不以遠絕不以難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後世而無媿九古之言者皆莫不然自漢以下雖能如三代盛時亦庶幾焉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喪亂之餘學術文辭猶不媿前輩如故紫微舍人



東萊呂公者又其傑出者也公自少時既承家學心體而  
身履之幾三十年仕愈躋學愈進因其暇盡交天下名  
士其講習探討磨礪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洋  
闕肆悉備衆體間出新意愈奇而愈渾厚震耀耳目而不  
失高古一時學士宗焉晚節稍用於時在西掖嘗兼直內  
庭草趙丞相鼎制力排和戎之議忤秦丞相檜秦公自草  
日曆載公制辭以爲罪而天下益知公之正公平生所爲詩  
既已孤行於世嗣孫祖平又盡哀他文凡若干首爲若干  
卷而屬<sup>某</sup>爲序<sup>某</sup>自童子時讀公詩文願學焉稍長未能  
遠遊而公捐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sup>某</sup>君之詩淵源

殆自呂紫微恨不一識面<sup>某</sup>於是尤以爲恨則今得托名

公集之首豈非幸歟慶元二年九月既望中大夫提舉建

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陸<sup>某</sup>謹序

佛照禪師語錄序

拙庵禪師以佛法際遇<sup>某</sup>孝宗皇帝問答之語既刻金石

傳天下久矣晚菴居阿育王山中其徒相與盡哀五會所

說法九數萬言爲五卷遣侍者正球走山陰澤中請<sup>某</sup>作

序<sup>某</sup>曰拙庵之道棟梁大法無語可也拙庵之語雷霆百

世無錄可也又何以序爲哉然五會之外別有一會數萬

言之外別有一句是可錄是不可錄諸人試下語若也道



得老農贊歎有分慶元三年九月壬子陸某謹序

趙祕閣文集序

漢孝武帝好文淮南王安以高帝孫爲諸侯王而學問文辭在漢庭諸儒甲乙中其所著大小山至與雅頌離騷並魏陳思王唐太白長吉則又以帝子及諸王孫落筆妙古今冠冕百世河出崑崙虛首四瀆經天下以入于海彼源委固自不同無足異也。宋興宗室深居宮中不與外庭接故雖博學軼材不得著見然以詩文飛白書 詔藏祕府者亦不乏人熙寧元豐間始與群臣並進于 朝積數十年而德麟伯山屬文英妙寢見推於諸公間矣漢王五

世孫祕閣公諱不拙字若拙少以進士奮主司及流輩皆伏其工初苦貧無以養乃教授諸生以自給其勤苦殆有非宴人子所堪者既得第猶不廢也晚入蜀爲州遂持使者節學益不厭文益妙予行南充閬中小益至成都歷山郵津亭及浮屠老子之廬見穹碑巨版多公遺文每觀之至忘食已而故尚書孫公仲益端明汪公聖錫侍御王公龜齡文益出於世徃徃見公名字於其間許與甚至然後知天下自有公論也公之子善發善震皆取世科善發字正已尤以文學稱其爲漢州判官也囊公之文萬里請予於山陰澤中曰願有以冠篇右顧公平生知已久已凋落



下徒以後死不得讓媿可量哉慶元六年三月丁巳  
中大夫直學士閣致仕賜紫金魚袋山陰陸某序

### 方德亨詩集序

詩豈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氣者我之所自養有才矣氣不  
足以御之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得不償失榮不蓋媿詩由  
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駕詎可得哉予自少聞莆陽有士  
曰方德亨名豐之才甚高而養氣不撓呂舍人居仁何著  
作措之皆屈行輩與之遊德亨晚愈不遭而氣愈全觀其  
詩可知其所養也既沒若干年待制朱公元晦以書及德亨  
之詩示予於山陰曰予爲我作德亨集序往時有方昫者  
者與德亨同族爲予言德亨遇疾卒於臨安逆旅垂困猶  
能起坐正衣冠手自作書與其族人官臨安者使買棺棺  
至乃歿色辭不異平日非養氣之全能如是乎請以是爲  
序慶元六年四月丁酉山陰陸某序

### 會稽志序

昔在夏禹會諸侯於會稽歷三千歲而我高宗皇帝御  
龍舟橫江應天順動復禹之迹駐蹕彌年定中興之業  
群盜削平強虜退遁於是用唐幸梁州故事陞州爲府冠  
以紀元大駕旣西幸而府遂爲股肱近藩稱東諸侯之  
首地望蓋視長安之陝洛汴都之陳許所命牧守皆領浙



東安撫使其自丞相執政來與去而拜丞相執政者不可  
遽數而又 昭慈聖烈皇后及 永祐以來四陵攢殿相  
望於鬱葱佳氣中朝謁之使臚銜轂擊中原未清今天下  
鉅鎮惟金陵與會稽耳荆揚梁益潭廣皆莫敢望也則山  
川圖謀宜其廣載備書顧未暇及者縣數十年大卿沈公  
作賓待制趙公不迹繼爲守皆慨然以爲已任乃與通判  
軍事施君宿安撫司幹辦公事李君蕪韓君茂卿及郡士  
馮景中邵持正陸子虞王度朱龜等上參禹貢下考太史  
公及歷代史金匱石室之藏旁及爾雅本草道釋之書釋  
言野史所傳神林鬼區幽怪恍惚之說秦漢晉唐以降全

石刻歌詩賦詠殘章斷簡靡有遺者若父老以口相傳不  
見於文字者亦間見層出積勞累月乃成是雖本之圖經  
圖經出於先朝非藩郡所可附益乃用長安河南成都相  
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爲郡雖遷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  
名又禹所巡也故卒以名之而屬<sub>某</sub>爲之序嘉泰元年一  
月庚子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sub>某</sub>謹序

有南文集卷第十四



渭南文集卷第十五

山陰陸游務觀著

序

施司諫註東坡詩序

古詩唐虞賡歌夏述禹戒作詩商周之詩皆以列於經故  
 有訓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韋孟楊  
 惲梁鴻趙壹之流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註唐詩人最盛  
 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註者數家然槩不為識者所取近  
 世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三家詩頗稱  
 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闕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



爲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  
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  
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  
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爲解至能  
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  
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  
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  
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  
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  
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

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  
東坡兄弟猶領官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  
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  
近而易見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歎  
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  
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  
難矣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  
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  
識博士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  
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



所托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陰老  
民陸<sup>某</sup>序

達觀堂詩序

朝請郎致仕吳公景先少嘗從洛川先生朱公希真問道  
朱公爲名所居堂曰達觀手書以遺之且賦詩一章屬之  
曰子爲人深靜簡達不富貴必壽考故吾以此事相期景  
先出仕五十年不來速化不治生產位僅至二千石晚爲  
東諸侯客遂引年以歸距八十不遠望其容貌不腴不瘠  
視聽步趨如五六十人非得朱公密傳親付殆不能爾朱  
公之逝甚異世以爲尹先覺譙天授蘇直俱解化僊去則  
吾景先亦其流亞歟自朱公賦詩後士大夫繼作凡若干  
篇屬予爲序嘉泰二年十一月癸丑放翁陸<sup>某</sup>務觀序

梅聖俞別集序

宛陵先生遺詩及文若干首實某官李兼孟達所編輯也  
先生當吾 宋太平最盛時官京洛同時多偉人巨公而  
歐陽公之文蔡君謨之書與先生之詩三者鼎立各自名  
家文如尹師魯書如蘇子美詩如石曼卿輩豈不足垂世  
哉要非三家之比此萬世公論也先生天資卓偉其於詩  
非待學而工然學亦無出其右者方落筆時置字如大禹  
之鑄鼎練句如后夔之作樂成篇如周公之致太平使後



之能者欲學而不得欲贊而不能况可得而譏評去取哉  
歐陽公平生常自以爲不能望先生推爲詩老王荆公自  
謂虎圖詩不及先生包鼎畫虎之作又賦哭先生詩推仰  
尤至晚集古句獨多取焉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  
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雖然使宋無此三公先生何  
歎有此三公亦何以加秋毫於先生予所以論載之者要  
以見前輩識精論公與後世妄人異耳會李君來請予序  
故書以予之嘉泰三年正月己卯山陰陸<sub>某</sub>序

楊夢錫集句桂詩序

文章要法在得古作者之意意既深遠非用力精到則不  
能造也前輩於左氏傳太史公書韓文杜詩皆熟讀暗誦  
雖支枕據鞍間與對卷無異久之乃能超然自得今後生  
用力有限掩卷而起已十亡三四而望有得於古人亦難  
矣楚人楊夢錫才高而深於詩尤積勤杜詩平日涵養不  
離胸中夢錫之意非爲集句設也本以成其詩耳不然火  
龍蒲蔽手豈補綴百家衣者耶予故爲表出之以告未溪  
知夢錫者嘉泰三年正月丁亥笠澤陸<sub>某</sub>務觀序

陸伯政山堂類彙序

古之學者始於家塾鄉校而貢於天子之辟雍始於抱關  
擊柝而至於公卿始於賦物銘器師旅會盟之辭而至於



陳謨作誥其所遇雖不同然於明聖人之道闡性命精微之理則一也周衰道術裂於百氏士各以所見著書授徒於是稽之堯舜禹文王周公孔子之遺書始有大不合者今六經散缺不全而諸子之書則徃徃具在又其辭怪偉辯麗足以動蕩世之耳目乃欲學者之文辭一合於道而不悖戾於經可謂難矣吾宗伯政諱燮之唐丞相文公希聲之九世孫文公上距丞相元方五世中間子孫遇五季之亂獨不失譜至今世次皆可序述伯政家世爲儒力學篤行至老不少衰所爲文皆本六經無一毫汨於釋老雖其徒有從之求文者伯政尊所聞猶毅然不爲之貶至如

楊公時近世名儒獨以立論少入釋老伯政正色斥之不遺餘力使死而有知吾伯政有以見周公孔子矣其孤集遺文爲二十卷來請予爲序伯政之文可稱述者衆予獨言其學述文辭之正以序之尙不失斯人之本意又進其子孫云嘉泰四年二月丁巳笠澤陸某謹序

普燈錄序

粵自曠大劫來至神應迹開示天人未有不以文字語言相授者今七佛偈是其一也至於中夏則三十萬年之前包犧氏作已畫八卦造書契矣釋迦之興固亦無異今一大藏教可謂富矣乃獨於最後舉華示其上足弟子迦華



迦葉欣然一笑不立文字不形言語謂之正法眼藏師舉  
華而傳弟子一笑而受既書之木葉旁行之間矣亦未見  
其與古聖異也豈謂之文而非文謂之言而非言耶昔有  
景德傳燈三十卷者益非文之文非言之言也此門一開  
繼者相望其尤傑立者續燈廣燈二書也然皆草創簡畧  
自為區別雖聖君賢臣之事有不能具載者獨旁見間出  
於諸祖章中識者以為恨吳僧正受始著普燈凡十有七  
年成三十卷前日之恨毫髮無遺矣而尤為光明崇顯者  
我祖宗之明詔睿藻哀集周悉一一皆有據依足  
以傳示萬世實為大訓其有功於釋門最大方且上之御

府副在名山而又以其副示

某

俾得紀述梗槩于後

某自

隆興距嘉泰五備史官今雖告老待盡山澤猶於

祖

宗遺事思以塵露之微仰足山海不自知其力之不逮也

嘉泰四年三月乙酉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

某

謹序

### 澹齋居士詩序

詩首國風無非變者雖周公之幽亦變也蓋人之情悲憤  
積於中而無言始發為詩不然無詩矣蘇武李陵陶潛謝  
靈運杜甫李白激於不能自已故其詩為百代法國朝林  
逋魏野以布衣苑梅堯臣石延年棄不用蘇舜欽黃庭堅



以廢繼死近時江西名家者例以黨籍禁錮乃有才名蓋  
詩之興本如是紹興間秦丞相檜用事動以語言罪士大  
夫士氣抑而不伸大抵竊寓於詩亦多不免若澹齋居士  
陳公德紹者故與秦公有學校舊自揣必不合因不復與  
相聞退以文章自娛詩尤中律呂不怨不怒而憤世疾邪  
之氣凜然不少回撓其不坐此得禍亦僅脫爾及秦氏廢  
始稍起為吏部郎為國子司業祕書少監遽沒于官後四  
十餘年有子知津為高安守最其詩得三卷屬某為序某  
少識公於山陰方公召還嘗以詩贈別及公為郎時故相  
湯岐公一日語公曰陸務觀別君詩方傳世非公之賢何

以發其語如此時紹興己卯歲也因高安之請重以感歎  
某於是年八十有一矣開禧元年九月太中大夫寶謨閣  
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  
序

傅給事外制集序

國家自崇寧來大臣專權政事號令不合天下心卒以致  
亂然積治已久文風不衰故人材彬彬進士高第及以文  
辭進於朝者亦多稱得人 祖 宗之澤猶在黨籍諸家  
為時論所貶者其文又自為一體精深雅健追還唐元和  
之盛及 高皇帝中興雖披荆棘立朝廷中朝人物悉會



於行在雖中原未平而詔令有承平風識者知社稷方永  
太平未艾也故給事中傅公以是時典西省文書得名尤  
盛公天資忠義絕人自東夷寇逆滔天建炎中 大駕南  
渡虜吞噬不遺力幾犯屬車之塵公眇然書生位未通顯  
獨涕泗感激請提孤軍橫遏虜衝衛乘輿論功埒諸大將  
及駐驛會稽公遂爲浙東帥始隱然有大臣望雖擯斥不  
容而士論愈歸及在東省御史力詆去之然猶知公爲一  
代大儒蓋公論不可揜如此公遺文百餘卷嗣孫穉貧甚  
手自鈔錄以傳後世未能竟乃先緝外制數百篇屬某爲  
序公之文固天下所願見而取法某未成童時公過 先

少師每獲出拜待立被公教誨距今七十餘年幸猶後死  
得論序公文亦幸矣某聞文以氣爲主出處無媿氣乃不  
繞韓柳之不敵世所知也公自政和訖紹興閱世變多矣  
白首一節不少屈於權貴不附時論以苟登用每言虜言  
畔臣必憤然扼腕裂眦有不與俱生之意士大夫稍有退  
縮者輒正色責之若讎一時士氣爲之振起今觀其制告  
之詞可槩見也公諱崧鄉字子駿於虜嘗戩閩禧元年九  
月某日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閩國子食  
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聞聲錄序



元豐初置武學 先太師以三館兼判學事今學制規模  
多出於公而策問亦具載家集中後百餘年某從子朴作  
聞鼈錄若干篇論孫吳遺意欲上之朝且乞序於某其懦  
且老非能知武事者朴許國自奮之志亦某所愧也乃從  
其請開禧元年十一月丁卯陸其序

周益公文集序

天之降才固已不同而文人之才尤異將使之發冊作命  
陳謨奉議則必畀之以閎富淹貫溫厚爾雅之才而處之  
以帷幄密勿之地故其位與才常相稱然後其文足以紀  
非常之事明難喻之指藻飾治具風動天下書畫歲之記

鏤白玉之牒藏之金匱石室可謂盛矣若夫將使之某  
德之原發天地之秘放而及於鳥獸蟲魚草木之情則異  
之才亦必雄渾卓犖幽極微又畀以遠遊窮處排擯斥蹙  
使之磨礪齟齬瀕於寒餓以大發其藏故其所賦之才與  
所居之地亦若造物有意於其間者雖不用於時而自足  
以傳後世此二者造物豈真有意哉亦理之自然古今一  
揆也大丞相太師益公自少壯時以進士博學宏詞豐二  
科起家不數年歷太學三館予實定交於是時時固多豪  
雋不群之士然落筆立論傾動一座無敢嬰其鋒者惟公  
一人中雖暫斥而玉煙劔氣三秀之芝非窮山腐壤所能



湮沒復出於時極文章禮樂之用絕世獨立遂登相輔雖  
去視草之地而大詔令典冊 孝宗皇帝猶特以屬公於  
序聖主之心亦如造物非私公以富貴蓋大官重任不極  
不久則無以盡公之才也公既薨逾年公之子綸以公遺  
文號省齋文彙者屬予爲之序公在位久崇論宏議豐功  
備績見於朝廷傳之夷狄者何可勝數予獨論其文者墓  
有碑史有傳非集序所當及也開禧元年十二月甲子太  
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  
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宣城李虞部詩序

宣之爲郡自晉唐至本朝地望常重來爲守者不知幾人  
而風流吟咏謝宣城實爲之冠生其鄉者幾人而歌詩復  
古梅宛陵獨擅其宗此兩公蓋與敬亭之山俱不磨矣故  
宣之士多工於文而五七字爲尤工唐有李推官以詩名  
當代其家傳遺詩得數百篇以詩考之蓋與皮陸同時歟  
自推官後世世得能詩聲當元豐間有虞部公作詩益工  
推官清新警邁極鍛鍊之妙而虞部則規摹思致宏放簡  
遠自宛陵出如劉子駿文學不盡與父同議者亦不能優  
劣之也予得其兩世遺編於虞部之曾孫臨海太守兼字  
孟達孟達固詩人蓋淵源二祖而能不媿者推官虞部之



家世諱字與其學術行治蓋各見於其墓刻家諱予獨志  
其詩云開禧三年六月丙午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  
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 會裘父詩集序

古之說詩曰言志夫得志而形於言如臯陶周公召公吉  
甫固所謂志也若遭變遇讒流離困悴自道其不志是亦  
志也然感激悲傷憂時閔已託情寓物使人讀之至於太  
息流涕固難矣至於安時處順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誣  
不懟發爲文辭冲澹簡遠讀之者遺聲利冥得喪如見  
郭順子悠然意消豈不又難哉如吾臨川會裘父之詩

殆庶幾於是乎予紹興己卯庚辰間始識裘父於行在所  
自是數見其詩所養愈深而詩亦加工比予來官臨川則  
裘父已沒欲求其遺書而予蒙恩召歸至今以爲恨友人  
趙去華彥廉寄裘父艇齋小集來曰願序以數十語然裘  
父得意可傳之作益不止此遺珠棄璧識者興歎去華爲  
郡博士尚能博訪之稍增編帙計無甚難者敢以爲請裘  
父諱季狸及與建炎過江諸賢游尤見賞於東湖徐公嘉  
定元年二月丁酉山陰陸某序

### 送巖電道人入蜀序

王衍一生酣豢富貴乃以口不言錢自高巖電本張氏子



流藥說相不受人一錢乃自稱姓錢以滑稽玩世古今相  
反有如此者忽來告放翁言將西入蜀乃書以遺之他日  
到清城大峩霧中鵠鳴諸名山見孫思邈朱桃椎張四郎  
爾朱先生姚小大尉譙天授尹先覺輩有問放翁安否者  
可出此卷相與一笑

刑芻甫字序

衛詩美武公之德一章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終之曰有  
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淇犬川也見淇而思武公可也王芻  
篇竹草之微者亦見而思焉則思之至矣此所謂終不可  
諼兮者歟吾友邢子名淇請字於予予復之曰士之仕者

能使一國一邑之人安其政而無怨疾嘲譏亦已難矣况  
見其鄉閭而咨嗟追慕豈不甚難哉今衛人於武公見其  
地而思之見其草木而思之見其草之微者如王芻篇竹  
而思之况遇其子孫又將何如哉人不我忘於我何加然  
使人不怨疾嘲譏又咨嗟追慕久而不忘必有以得之矣  
故爲士者於此不可不知勉也請字子曰芻甫芻甫勉之  
仕而使一國一邑之人不忘相處而使鄉閭黨友不忘相  
與記其行事以爲法傳其言論風指誦習而勉於善豈不  
美哉嘉定元年四月己未山陰陸<sub>其</sub>序

會溫伯字序



堯舜去今遠矣其言傳于今者蓋寡惟直而溫與寬而栗  
之言再見焉方是時教化之所覃人材之所慕全德如夔  
臯陶所言是豈戒其不足哉至商之間始有得聖人之清  
聖人之和者清近直和近溫則既分而爲二矣若漢汲長  
孺事君無隱天下謂之直然去古之全德又益以遠貢川  
會君黷方其入家塾也大父大卿公用蘇子由張芸叟字  
其子孫例字之曰溫伯蓋以古全德訓之有其義而忘其  
說溫伯請於予曰願有以補之以終大父之意予慨然歎  
曰自大卿至溫伯三世傳嫡德亦克肖其有以承此訓矣  
序其敢辭嘉定元年五月辛酉山陰陸某序

天童無用禪師語錄序

虛彘一畫發天地之秘迦葉一笑盡先佛之傳淨名一默  
曾點一唯下一牛刀扁一車輪臨濟一喝德山一棒妙喜  
一竹篋子皆同此關捩但恨欠人承當天童無用禪師蓋  
卓爾能承當者未見妙喜大事已畢豈有住山示衆之語  
可累編簡哉放翁謂若不投之水火無有是處惟韓退之  
所云火其書其語差似痛快又恐退之亦止是說得耳五  
百年後此話大行方知無用與放翁却是同參嘉定元年  
秋九月丙辰序

陳長翁文集序



漢之文章猶六經餘味及建武中興禮樂法度粲然如  
西京時惟文章頓衰自班孟堅已不能望太史公之淳深  
崔蔡晚出遂墜卑弱識者累歎而已我宋更靖康旣變  
之後高皇帝受命中興雖艱難顛沛文章獨不少衰得  
志者司詔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娛憂紆憤發爲詩騷視  
中原盛時皆畧可無媿可謂盛矣久而寢微或以纖巧摘  
裂爲文或以卑陋俚俗爲詩後生或爲之變而不自知方  
是時能居今行古卓然傑立於頽波之外如吾長翁者豈  
易得哉其子師文來乞予爲長翁集序乃寓吾歎以慰其  
子且以慰長翁於地下云長翁高郵陳氏諱道字唐卿嘉

定二年三月丁巳渭南伯陸

某務觀序

渭南文集卷第十五



渭南文集卷第十六

山陰陸游務觀著

碑

成都府江瀆廟碑

淳熙四年五月一日

自古水土之功莫先乎禹紀其事莫備乎禹貢之篇禹貢之載莫詳乎江漢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其嘗登嶓冢之山有泉洵洵出兩山間是為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遊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豁舒起伏西南走蠻夷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而漢過三澁至大別之麓亦卒附江以達



于海故江爲四瀆之管三代典祀秩視諸侯而楚大國亦  
以爲望有事必禱祠焉可謂盛哉成都自唐有江瀆廟其  
南臨江唐末節度使高駢大城成都廟與江始隔歷五代  
之亂淫昏割裂神弗受職廟亦弗治 宋興乾德三年平  
蜀越八年當開寶六年有 詔自京師繪圖遣工侈大廟  
制傑閣廣殿脩廊邃宇聞於天下慶曆七年故太師忠烈  
潞公以樞密直學士來作牧則又築大堂並廟東南以爲  
徹祭飲福之所而廟益宏麗矣厥後雖婁繕治有司不力  
屢以大壞上漏旁穿風雨入屋支傾直罅苟偷歲月淳熙  
二年六月今尹敷文閣待制范公之始也至躬執牲幣祗肅

祀事既退讀開寶中脩廟碑惕然改容曰此 太祖皇帝  
之詔敢弗虔南出登堂見忠烈公之識則又歎曰潞國予  
自出也敢弗嗣始有葺廟意矣會歲旱公潔齋曰三日而  
雨且大治祠宇以報如期高下洽足歲以大穰公饒私餘  
蠻夷順服乃自三年某月庀工訖四年五月廟成總其費  
木以章計者八千一百二十有八竹以箇計者四萬九千  
四百七十甃甃釘以枚計者十八萬七千七百二十有四  
丹青黝堊以斤計者二萬三千八百爲屋二百有九間墻  
六千八百七十尺廟之制度復還開寶慶曆之盛而有加  
焉於是府之屬吏來請某刻文麗牲之石且繫以詩詩曰



井絡之躔 下應岷山 蟠踞華夷 江出其間  
奔兢三峽 放于荆揚 我考禹跡 九州茫茫  
千楚之宮 肇自開寶 吏靡巖恭 庭有芾草  
范公來止 事神是方 廟未克成 當食太息  
江流東傾 于海朝宗 廟成公歸 與江俱東  
壯哉湯湯 環我蜀城 萬古不竭 亦配公名

行在寧壽觀碑

紹興二十年十月詔賜行在三茆堂名曰寧壽觀因東都  
三茆寧壽院之舊也初 章聖皇帝建會靈觀實為宗奉  
之始至是 高宗皇帝方濟天下於仁壽之域尤垂意焉

迺命道士蔡君大象知觀事蒙君守亮副之許其徒世守  
又命中貴人劉君敷典領置吏胥給清衛兵略用 大中  
祥符故事後十年赦遂請棄官專奉寧壽香火詔如所請  
賜名能真改左右街都道錄仍領觀事實又用 至道中  
內侍洪正一故事 上心眷顧每示優假如此然迨今歲  
月寢久未有紀之金石以侈 上賜者紹熙五年六月知  
觀事冲素大師邵君道俊始礱石來請 為文傳示後世  
其 實紹興朝士婁得對行殿同時廷臣零落殆盡 適後  
死獲以草野之文登載盛事顧不幸歟伏觀寧壽觀實居  
七寶山之麓表裏江湖拱輔宮闕前帶馳道後枕崇阜盡



得都邑之勝廣殿中峙脩廊外翼雲章寶室籤帙富麗浩  
浩乎道山蓬萊之藏也鍾經二樓暈飛霄漢飄飄乎化人  
中天之居也金符象簡羽流畢集進趨有容肅恭齋法濟  
濟乎茹靈芝飲沆瀣之衆也導以霓旌節以玉磬侍者翼  
從以登講席琅琅乎徹九天震十方之音也祐陵之御畫  
德壽重華之宸翰煥乎河洛之圖書也鴻鍾大鼎華蓋寶  
劔褚遂良吳道子之遺蹟卓乎祕府之恆珍也榮光異氣  
夜燭天半所以扶衛社稷安鎮夷夏者於是乎在非他宮  
館壇宇可得而此永惟我 高宗皇帝實與三茆君自渾  
沌溟滓開闢之初赤明龍漢浩劫之前俱以願力慮世濟

民雖時有古今迹有顯晦其受命上帝以福天下則合若  
符券及夫風御上賓威神在天與三十六帝翱翔太虛三  
茆君亦與焉時臨熙壇顧享明薦用敷佑于我 聖子  
神孫降福發祥時萬時億於禔休哉 其 旣述觀之所錄興  
且繫之以銘曰 炎祚中否開真人以大誓願濟下民左右虛皇友三真坐  
令化國風俗淳乃營斯宮示宿因丹碧茂業天與隣神君  
龍虎呵重闈鯨鐘橫撞震無垠錦旛寶蓋高嶙峋天華龍  
燭晝夜陳歷載九九符堯仁超然脫屣侍帝晨遺澤滲漉  
萬寓均歲豐兵偃無吟呻咨爾衆士嚴冠巾以道之真治



子身服膺聖訓常如新冲霄徃從龍車塵

嚴州烏龍廣濟廟碑

山川之祀自虞書以來見於載籍與天地宗廟並或謂山川與雲雨澤枯槁宜在秩祀非必有神主之以予考之殆不然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神降而爲人與人死而爲山川之神一也豈幸而見於經則可信後世則舉不可信耶柳宗元死爲羅池之神甚傳甚怪而韓文公實之張路斯自人爲龍廟于潁上其傳尤怪而蘇文忠公實之蓋二神者所傳雖不可知而水旱之禱卓乎偉哉不可泯沒則二公亦不得而捨也予適蜀見李冰張惡子廟於離堆

梓潼之山皆血食千載非獨世未有疑者蓋其靈響曩著亦有不容置疑者矣嚴州烏龍山廣濟廟之神曰忠顯仁安靈應昭惠王舊碑以爲唐貞觀中人性邵氏所記甚詳雖幽顯殊隔不可盡質然神靈動人如羅池變化不測如潁上歷數百年未嘗少替而朝廷之所褒顯吏民之所奉事亦猶一日此烏可以幸得哉至於緇興辛巳東海之師群胡見巨人皆長丈餘戈戟麾旄出沒煙雲間則相告曰烏龍神兵至矣或降或遁去無敢枝梧者是又與東晉八公山及慶歷嘉嶺神之事相埒然彼皆在近境而此獨見於山海阻絕數千里之外豈不尤異也哉不得韓蘇之



文以侈大其傳而邦人進士沈負顧以屬筆於其辭卑事  
偉有足恨者迺作送迎神詩一章使併刻之實慶元五年  
十月甲子也其辭曰

王之生兮值唐初基龍翔于天兮英雄是資獨沉草萊兮  
默不見施巉然萬仞兮胸中之竒使得小試兮冒白刃而  
牽朱旗丈夫戰死兮固亦其宜死於不遭兮精神曷歸王  
亦何懟兮人則爲悲烏龍之山兮跨空巍巍築傑屋兮奉  
祠釀桂兮羞芝之彈篋篔簹兮吹參差王捨斯民兮逝何之錫  
以福兮燕及俾稔歲婁豐兮長無凶饑擁羽蓋兮駕玉騎  
時節來饗兮民之依 國有征誅兮克相王師長戈大纛

兮肅肅陰威掃平河維兮前功弗隳隆名顯爵兮永世有  
辭

德勲廟碑

自古王者經綸草昧戡定亂略必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  
臣內任心膂之寄外宣股肱之力而廟謨國論密賴以決  
實無將相之任者在我 高宗皇帝時有若太師循忠烈  
王張公實維其人粵自 高宗歷試于外開大元帥府總  
天下兵首以山西豪傑入侍帷幄龍飛順動避狄南渡公  
則有扶天夾日之功蕭牆釁起群公暗拱公則倡勤王復  
辟之大策氛祲內侵戎馬不突公則奮却敵禦侮之竒略



巨盜乘間群兇和附公則建剪除安輯之成績由是不數  
年間國勢安強夷虜奪氣請和而一二重將未還宿衛論  
者咸以爲非長久計公則率先請罷宣撫使事奉朝請章  
再上引義懷欵於是議始定士大夫咸謂其得大臣體而  
高宗亦每謂之腹心舊將又曰從來侍卿如家人又曰是  
人與他功臣相去萬萬蓋高宗蹈履艱危身濟大業沉  
機獨智燭微察遠以爲方海內橫流巡幸四方暴衣露蓋  
周衛單寡非如中都高拱黜黜蠖渡之居江流阻難海道  
貼危非如平時安行清蹕馳道之中不有如公者協心同  
德均禍福共安危譬之一家父兄有急子弟不召而自至

譬之一身頭目有患手足不令而自力則天下之計將以  
誰諉袁盎謂絳侯功臣非社稷臣則社稷臣與功臣果異  
建炎以來功臣則有矣至可名社稷臣者非公而誰故  
國家所以褒表崇異常出等夷之上非私恩也及配享  
高宗廟庭其次偶居其後或者疑焉是不然唐名將前曰  
英衛後曰李郭衛公汾陽之勲德魏如泰山終不以姓名  
次序爲歎欽宗皇帝下詔褒顯故老而范文正實次司  
馬文正之下司馬公之賢不過與范公等范公輔政先數  
十年聲詩所載以配夔尚而顧乃居次世豈以此爲有抑  
揚之意哉公之曾孫鑑三世傳嫡長始築廟於居第之東



廟成以 高宗御書德勳二大字為廟之名自忠烈以下  
 為三室忠烈之配曰秦國夫人魏氏漢國夫人章氏第二  
 室曰少傅公諱子厚配曰漢國夫人蕭氏第三室曰少師  
 公諱宗元配曰楚國夫人劉氏維忠烈王勳業之詳與夫  
 世諱字系官爵堯有碑謚有誥史有傳此不復載顧廟祭  
 宜有歌詩刻于麗牲之碑乃作詩曰

宋傳九聖	高宗是承	化龍渡江	天開中興
維忠烈王	翼從帝旁	捐身棄孥	獨當豺狼
煙塵未息	變生肘腋	首倡義師	氣沮金石
大業復隆	退不矜功	雪涕引罪	身衛行宮

國有大難	我則出捍	功成愈謙	將士畏歎
既空盜藪	麇虜淮右	柘臯之捷	梁楚無寇
河雒將平	虜畏乞盟	亟上虎符	就第王城
茂勲明德	爛然史冊	燕及家國	匪王孰克
築廟作主	三室同宇	歲時奉享	豐豆碩俎
國有世臣	家有元孫	咨爾後人	祇栗廟門

秦州報恩光孝禪寺最吉祥殿碑

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始以果終以不倦  
 此事之所以舉而功之所以成也海陵通川之間自建炎  
 後為盜區戰場中難息兵然猶鬼嘯狐嗥於藜莠瓦礫中



自官寺民廬皆略具爾未幾復有紹興辛巳虜禍前日之  
略具者又踐蹂燔燒滌地而盡乾道淳熙以來中外無事  
涵養滋息且以國力興葺之迄今四十年而城郭邑屋尚  
未能復承平之舊至於浮圖之廬又非郡縣所急或盛或  
衰皆在仕者所不問則其舉事若尤難者嗚呼是特不遇  
浮圖之傑耳信有之未見其果難也秦州報恩光孝禪寺  
是已寺始爲天寧萬壽寺今名蓋用紹興 詔書改賜亦  
火於辛巳之變有祖彥師者復葺之未成而化中間屢易  
主者至紹熙中今長老德範師應轉運陳公損之之請而  
至寺雖粗建而大役多未之舉有巨鍾千石方寺壞於兵

時樓焚鍾墮扁而不壞範始至奮曰鍾不壞寺將興之符  
也吾舉事將自鍾始乃建樓百尺以棲鍾鍾始鑄歲在乙  
卯至是三乙卯矣而樓成人咸異之遂議佛殿之後最大  
度費錢數千萬見者縮頸曰使可爲豈至今日耶範曰不  
然吾當與有緣者力成之不敢以難故止已而有居士劉  
洪首施錢五百萬施者不勤而集積爲四千萬有奇乃伐  
木於黃岡蔽流而下方役之興以關征爲懼常平使者王  
公寧聞之曰斯殿以資 未祐陵在天之福孰敢議者吾  
當任其事於是所至皆爲弛禁殿以崇城爲重屋八楹東  
西百三十六尺南北九十六尺佛菩薩阿羅漢二十有一



軀會王公去而後使者韓公樞取華嚴經語書殿之顏曰  
最吉祥殿範又爲閣六楹以奉 今天子晉在潛邸賜前  
住持覺深碧雲二大字閣之廣袤雄麗亦略與殿稱餘若  
方丈寢堂厨庫水陸堂兩廡累數十年不能成者皆不淹  
歲而備最其費爲緡錢二十萬在它人若寢食不遑暇範  
獨終日從容倡道以進其徒一警歎一顧視皆具第一義  
學者徃徃得入而其師別峰之法遂盛行於江淮間矣凡  
一寺內外莫不燦然復興是殿實爲之冠慶元六年夏四  
月範使其書記蜀僧祖興來求予作碑予旣盡述其始末  
且爲之銘銘曰

海陵與區名寔中長淮大江爲提封於皇 徽祖御飛龍  
臣民薦福遐邇同是邦巍然千柱宮中有廣殿奉大維環  
材蔽江西徂東波神呵護如雲從璇題藻井翔虛空丹碧  
繇聖無遺工劫火不能壞鴻鍾雷震鯨吼聲隆隆層閣闕  
奉龍鸞蹤榮光夜起騰長虹 徽祖聖德齊天崇澤覃草  
木函昆蟲谷爾梵衆極嚴恭 熙運共慶千載逢餘福漸  
被蕪華戎長佑農扈消兵烽

洞霄宮碑

造化之初昆侖旁薄一氣旣分天積氣於上地積塊於下  
明爲日月幽爲鬼神聚爲山嶽海瀆散爲萬物萬物之最



靈爲人人之最靈爲聖哲爲僊真而道爲天地萬物之宗  
幽明鉅細之統此處羲黃帝老子所以握乾坤司變化也  
其書爲易六十四卦道德五千言陰符西昇度人生神之  
經列圖寇莊周關喜之書其學者必謝去世俗練精積神  
棲於名山喬嶽略與浮屠氏同而篤於父子之親君臣之  
義與堯舜周公孔子遺書無異浮屠蓋有弗及也臨安府  
洞雷宮舊名天柱觀在大滌洞天之下蓋學黃老者之所  
廬其來久矣至我宋遂與嵩山崇福宮獨爲天下宮觀之  
首以寵輔相大臣之去位者亦有以提舉洞霄召拜左相  
者則其地望之重殆與昭應景靈醴泉萬壽太一神霄寶

籙爲此它莫敢望在 真宗皇帝時始制詔改宮名賜金  
寶牌又賜仁和縣田十有五頃奉齋醮悉除其租賦至政  
和間宮以歷歲久穿壞漫漶 徽宗皇帝降度牒三百命  
兩浙轉運司復興葺之歲度童子一人爲道士建炎中又  
廢于兵火 高宗皇帝中興大業聞之當宁太息乃紹興  
二十五年以 皇太后之命建昊天殿鍾樓經閣表以崇  
闕繚以脩廡費出慈寧梓匠工役具於脩內步軍司中使  
臨護獨賜踵至旣不以命有司而山麓之民亦晏然不知  
有後一日告成金碧之麗光照林谷鍾磬之作聲摩雲霄  
見者疑其天降地涌而神運鬼輸也可謂盛矣及 上脫



從萬機願神物表遂以乾道二年自德壽宮行幸山中  
駐蹕累日勅太官進蔬膳御翰墨書度人經以賜自有天  
地郎有此山殊尤之迹未有若此者慶元六年九月葆光  
大師宮都監潘三華與知宮事高守中同知宮事水丘居  
仁以告山陰陸某曰願有紀以為無窮之傳某以疾未能  
屬臺後三年同知宮事王思明與其徒李知柔杭濤江入  
東繼以請乃叙載其本末如此且為之銘曰  
在宋祥符帝錫之書乃作昭應此隆羲圖  
元豐景靈列聖攸歸元祐上清以祝帝儲  
棟宇煌煌煥于天衢徽祖神霄誕彌九區

迨我高皇	東巡于吳	睠言天柱	鎮茲行都
警蹕來臨	神明翊扶	乃御幄殿	穆清齋居
天日下照	雨露普濡	迨今遺民	注望屬車
三聖嗣興	光紹聖謨	千礎之宮	騫騰太虛
寶磬鴻鍾	震于江湖	肆作頌詩	用紀絕殊

渭南文集卷第十六



文美錄卷十六

天日下照	雨霽普照	欽今貴男	大日下照
戰來詞	麻甲附林	八海神風	戰來詞
東漢于吳	細言天孫	臨茲神威	東漢于吳
三聖嗣興	光臨聖難	千劫之寶	三聖嗣興
靈于玉階	異外駭難	田孫神威	靈于玉階

6



